

閑水集

韓固鈞題





洪 防



漑 灌



水 給



運 航



力 水



洪

問水集

明 劉天和



第一輯

第三種

據存素堂抄本及影鈔明刻本校印

封面題簽：韓紫石先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藏版

校對者 徐現農
句讀者 汪慰祖
胡楨

問水集序

松石劉公函一帙以示續宗曰。子知夫水乎。子知夫治水乎。其要蓋在是矣。續宗登拜焉。見其粲然而理也。錯然而有章也。請益焉。曰。莫難于水之治也。自禹以至于今矣。予問之。至再三。而後知水也。而後知治水也。故予治水大都取諸人爾。知我者子也。子盡識之簡端。續宗辭不可爲之叙曰。夫聖莫如舜。智莫如舜。猶好問焉。神莫如禹。智莫如禹。猶行所無事焉。顧今事者。不曰我能是也。則曰我既已知之矣。是之謂自用。自用則小。是之謂自畫。自畫則止。嘉靖十有二年。漕河壅。天子起公于家。任公御史中丞。勅總水。若曰。地平天成。惟都御史某其乃績。四月公至濟。兢兢焉。惟不勝天子之簡命。是懼。既有見。則翻然曰。每事問。吾得之孔子。不恥下問。吾得之孔文子。于是西問于梁焉。河若何奠也。決若何隄也。淤若何疏也。東問于魯焉。汶若何導也。泉若何引也。南問于徐焉。淮若何滙也。湖若何滌也。北問于齊焉。白若何濬也。衛若何洩也。而又問諸縉紳焉。於諸勞心。罔不勩勩焉。而又問諸閭閻焉。於諸勞力。罔不懇懇焉。既有得。則喟然曰。舜之所以爲聖。禹之所以爲神者此也。不本諸此。鑿矣。吾聞之先正云。莫與水爭。旨哉言也。故閘可復也。是可爲也。吾爲之。河不可引也。是不可爲也。吾弗爲之矣。不逾年而

告底績。天子嘉其成。陟公司空。若曰。是水也。是都御史某所克襄也。而公之賢備在帝心矣。公暇乃爲是集。集凡三卷。其論莫不切于水。詳於治焉。是故於河原其湍焉。於淮達其委焉。於治河察其趨焉。於防河審其向焉。於諸泉輯其出焉。於諸河理其入焉。於諸湖權其濬焉。於諸閘酌其積焉。於諸洪詳其避焉。其諸告文。其以至誠敬於其神焉。其以智忠於其事焉。於乎休哉。公楚人也。蓋嘗俯視洞庭矣。瀟瀟淵泓。受有定區也。知湖斯知河矣。蓋嘗旁觀揚子矣。瀾灞奔騰。行有定壑也。知江斯知河矣。是故引大河。辟之雨。驟雨田。被其沃者。什四。禾破其衝者。什六。積小河。辟之雨。細雨沃及田者。什八。沃不及田者。什二。知此則知公矣。公學爲舜禹。而取諸人成諸已。以報諸天子者。此也。此不可及矣。天子晉公司馬。勅總戎務。三邊有以哉。敢以是復於公。十有五年春三月望日。天水胡纘宗世甫序。

問水集序

問水集者。集松石公之問水也。公起柱史。以亮節著先朝。受知今上。召拜中丞大夫。簡命治河。適黃河南徙。水去積淤。漕渠湮滅。濟寧徐沛之間。餽運弗通。國計乏絕。公兩被璽書。深惟託命之重。語人曰。稽於有衆。禹所以底績于治水也。吾不如禹。吾可以自用乎。迺歷汴及淮。浮汶達濟。周迴數千里。所至雖斷港故洲。漁夫農叟。亦罔弗咨。咨罔弗悉。始悟中州地平土疎。河易流徙。時議力主導河。以雪漕渠。公曰。今之河。惟恐其不南也。旣南而顧欲其東。豈達利害之機哉。由是疏請決策。濟渠忘已盡人。殫智畢力。彌三月而即功。百泉會流。千艦飛挽。歲漕四百萬石。如期至京。中外神之。公曰。此予問諸水濱。謀在野。功在百執事。於予一人何有。列狀以聞。晉公司空。武諸臣咸得受賞。增級。人於是又服公之度也。旣竣事。凡黃河之遷變。古今治河之同異。隄防疏濬之制。九河之跡。七十二泉之派。開壩湖陂之數。經費漕輓之宜。禁戒諭建之例。哀記爲集。冬官郎廡山邵子刻以詔後。致公書。屬予爲序。予觀國家定鼎燕冀。食於東南。旣罷海運。轉漕內河。一時爲國宣勤。如開渠制閘。則朱司空陳平江之蹟可攷也。河決植防。則徐武功白康敏劉忠宣之勞足稱也。以公例之。豈不先後爲烈哉。噲讀禹貢者。思禹績後之覽茲集者。雖

謂功不在禹下可也。或曰漕政者國之所以寄命也。今黃河之徙非常。安平之罅可慮。河運可常恃乎。予曰然。天下事守經常者必思變。變末流者必曲防。元人都燕八十年。河海兼運。又通膠萊新河。計亦悉矣。孰謂盛世撫運萬年。經國者可無長慮乎。然公遂問府三邊。不暇計矣。敢僭附其概。惟後之好問者圖利焉。

嘉靖丙申夏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前翰林院庶吉士西蜀陳講書

問水集目錄

卷一

黃河

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

古今治河同異 三條

治河之要 七條

隄防之制 四條

疏濬之制 五條

工役之制 五條

植柳六法

運河

統論建置規制

白河 三條

問水集目錄

問水集目錄

衛河 三條

汶河 四條

閘河 四條

卷一

徐呂二洪 二條

淮海

淮揚諸湖

閘河諸湖

諸泉 四條

黃河運河積貯

治河始末

修復汶漕記

重建衛河減水四插碑記

告河文

卷二

謝恩疏

自陳乞罷疏

河道遷改分流疏

脩濬運河第一疏

脩濬運河第二疏

卷四

議築曹單長堤疏

薦舉方面疏

舉劾有司疏

改設管河官員疏

急缺管河官員疏

卷五

治河功成舉劾疏

卷六

預處黃河水患疏

建開濟運疏

議免河南夫銀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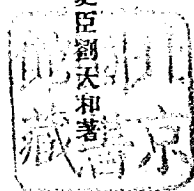
問水集 卷一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著

【黃河】

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

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周詢，歷攷前聞，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東隘，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暴漲，驟退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於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無長江之淵深。三也。濱河鄆邑鄆城堤外之地，漸淤高平，自堤下視城中，如井然。傍無湖陂之停滯。四也。孟津而下，地極平衍，無羣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瀾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即幸河道通直，下流無阻，延數拾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遇驟漲，雖河亦自不容於不徙矣。此則黃河善決遷徙不常之情狀也。故



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

古今治河同異凡五條

史稱周定王時。河始南徙。竊意禹之治河。自大伾今潞縣境而下。播爲九河。是棄數百里地。今洛陽景德之間爲受水之區。初無隄防以約束之。其間衝決遷改。雖禹之世。要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故三代之史。略而不書。非若今之民濱水而居。室廬耕稼其上。一有湛溺。即稱大害。治水者亦惟隨河曲折。築堤捲埽以障之。一值衝決。億萬財力。付之烏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遠邪。甚者宋元之間。喜功生事。妄興大役。其北也強排之而南。其南也強排之而北。曾不旋踵而或淤或決。民勞財費。國隨以衰。可畏也已。惟我聖朝。建都上游。運道所繫至重。河每北徙。則不容於不塞矣。時異勢殊。要之各有攸當爾。

古今論治河者。多做禹九河之法。謂下流必疏支河。如之而後水患可息。嘗循故道。歷今河流。疑有未盡然者。蓋禹引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而下。乃疏爲九河。水流極其湍迅。而後可久無患。今河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誠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間。或值久旱。即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一射許。如分爲九。不即淤邪。况南經鳳泗園陵。北妨堯窰運道。河之所洩。惟徐邳之

間爾復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然則下流分爲三四支河亦足矣不必泥古法也

漢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即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盡中州大名之境率爲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衝決淤漫之濬治無已所溉之地一再歲而高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蓋身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必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爾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

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雖沁衛淇漳之水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汴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導沁入衛歟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滙水諸湖以淤而狹

安山南旺滿潁泊昭陽諸湖大半淤填平滿積水甚少

運舟恆苦淺澀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橫建滾水石壩於東

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

勿俾與黃河相近以大堤及諸隄爲限

經延津縣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

自武陟至此三百餘里須創開皆大隄之北

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

黃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濟甯

水通開北向張秋之道則設一閘張秋以下南向濟寧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閘入運河自長垣境故道至此亦旱則沁水帶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况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通曷敢以輕議也

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爲大然惟導汶濟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畝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溺爲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羣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謂黃河水盛舟行閘面之利濟閘河二說莫能決余甚憂之迺相度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

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遠其費倍於濬閘河計非數月可完誤營運諸料物誤糧運京師公私仰給乏絕兼之故道難復縱復將即淤濬河修閘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况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迺始決策濬河修閘惟將來天旱泉微余甲午夏承乏治水督橋於密一帶幾至絕流隨結於南旺諸祠及泰山幸際禱而大雨河始通以下黃河盛流閘面行舟

運舟不免淺閘歐陽修有言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

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猶愈於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爲國家運道建萬世之利。惟引沁爲愈爾。詳見前

治河之要凡七條

余問水始自中州。迺分遣屬吏循河各支。沿流而下。直抵出運河之口。逐段測其深淺廣狹。紆直所向。而後得其要。蓋孟津而下。夏秋水漲。河流甚廣。梁澤漫溢至三千里。而下流甚隘。一支出湖十餘丈。一支出宿遷小河口廣二十餘丈。一支出徐州小浮橋口亦廣二十餘丈。三支不滿一里。中州之多水患。不在茲歟。宜預爲儲蓄。候歲豐人和。大加疏導可也。中州之民。墊溺之患。治河之勞與費極矣。是誠不容於已也。

治河決必先疏支河。以分水勢。必塞始決之口。而下流自止。劉忠宣弘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迺開上流孫家渡。及導河下由梁靖口出徐州。方繼治黃陵崗決口。而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若運河水勢不盛。直塞之而已。

蔡石崗云。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常衝郡邑。作堤障之。不壞城郭已矣。被災軍民。免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石崗隴人也。隴河患爲甚。而其言若此。公天下爲心矣。噫。石崗已矣。謹三復斯言云。

宋歐陽修有言。河流已堦之故道。自古難復。余未之深悟。及觀於孫家渡。父老云。弘治迄今凡十五濬矣。每濬費數萬緡。卒不能復。蓋正統戊辰。全河從此南徙。至弘治已酉。凡四十餘年。而始淤。誠已堦之故道也。河身兩岸數十里間。悉皆填淤高仰。水性潤下。夫安得而通邪。再觀金龍口黃陵崗下衝張秋之故道。深廣如舊。益知人力排塞之故道。雖再決累決。而尤當慎防。司水者常審鑿於斯二者。無妄引以虛費。無怠防以速患也。

河性湍悍。如欲殺北岸水勢。則疏南岸上流支河。上策也。然支河或不順水勢。則雖開而復淤。舊有馬頭埽之制。蓋捲埽出河丈餘。稍順水勢。連出數埽。雖終不能禦。然水性極悍。一有所觸。即折而他注。連觸數埽。有壞即補。多因之以全岸者。亦不可廢也。

徐呂二洪。非閘河比。必資黃河之水。而後深廣利濟。今測趙皮寨東流從梁靖口下出徐州小浮橋之舊河。其河底視趙皮寨南流河底高丈有五尺。

春閘南流深丈六七尺。東流深一二尺。夏秋南流深二丈二三尺。東流深六七尺。

甲

午乙未之冬。皆嘗斷流。急宜大濬。所幸趙皮寨南向宿遷之流。甚盛。甲午秋冬。忽自河南夏邑境衝決數口。轉向東北。經山西坡湖。從蕭縣城南合梁靖之流。出小浮橋。下濟二洪。殆由天相川靈效順。不假人力。幸莫大焉。惟常謹測量時疏濬之而已。然通塞不常。當於南岸永城境上下百餘里間。遍栽漫柳。俾之淤積。或爲縷水小堤。以逼水北向。關繫極重。殊不可忽也。

黃河舊出穀亭口入運。魯橋下至徐沛。闢壑盡廢。嘉靖甲午秋忽一夕遷改。然幸分爲貳支。豈北出魚臺塌場口。猶賴以濟運。如卽南徙則運河淤塞。闢壑未復糧運立阻矣。壹從上源曹縣榆林集南向徐州。免北衝濟寧之患。如全出塌場口則逼近濟甯魯橋以上兩壑壘壞矣。至十月運舟南還。全河方始南徙。貳支斷流。若稍遲至春南徙則疏濬無及乙未之糧運亦阻矣。國計所繫神實相焉。

隄防之制 凡四條

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然勢不能廢。蓋雖不能禦異常之水。河底甚高水易漲溢且自三門下視中州如非然故雖高厚之堤不能禦而尋丈之水。非此卽泛濫矣。城郭市鎮民居多濱河故也。但不宜近河而宜遠爾。歷觀宋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橫斜曲直。殊可駭笑。蓋皆臨河爲堤。河旣改而堤卽壞爾。已擇屬吏之良者。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去河四五十里及三十里者。及去河稍遠者。一二十里及數里者。各一道。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務俾七八百里間。均有堅厚大隄二重。已經接合。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餘常極力完成。雖費不恤。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固可保無虞矣。

凡創築隄必擇堅實好土。毋用浮雜沙泥。必乾濕得宜。燥則每層須用水灑潤。必於數十步外

平取尺許。毋深取成坑。致妨耕種。毋仍近堤成溝。致水浸沒。必用新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石杵。次鐵尖杵。各築一遍。復用夯築平。隄根宜闊。隄頂宜狹。俾馬可上下。謂之走馬隄。毋太峻。水易衝嚙。凡幫隄。必止幫隄外一面。毋幫隄內。恐新土水漲易壞。運河通用

中州河北岸隄防重複至四五道者。而往往衝決。蓋修築不堅一也。工成報完已矣。管河監司府貳不復省驗二也。甲午春所築堤。余巡行親驗之。盤石口隄。已即衝洗。無復形跡。原武者。面及兩傍。各止築尺許。中實以虛浮白沙。餘率類此。爾舊堤日就坍塌。車馬行人踐踏成路。不復巡視完補。禁治三也。千里之隄。壞於蟻穴。夫安得而不決哉。自今創築者。必用新發尺式。度長短不一。即生弊矣。必編號。必分定州縣工程丈尺及官夫名數。必置籍備紀。府貳必身親督理指授。築法器具詳見前。工成監司必親閱實舊堤。必委屬時一巡視完補。車馬行人路口之隄。必兩箱各築闊厚斧刃襯隄。俾車可上下。隄面邊箱路口。各限以橫埋丈餘圓木。上覆以土。守隄者每遇踐踏木露。即仍以土覆之。隄內外柳株稀少者。補植之。審如是。夫安得而復決哉。是存乎其人爾。運河通用

歷年築隄。率以高一丈或一丈二尺為準。但地勢不一。如地勢原下。隄即卑矣。地勢頽下。猶可見卑而不凡築堤。以高阜或平地高若干為準。然用逐段用平準法打量。余新製水平穩。因地勢高下而低昂之。俾隄面遠近高下一律。甲午築南旺湖隄。高一丈報完矣。余驗而疑之。測影平準法。其間否則

聲矣。

貽患非小也。但平準極難。須水面浮板。并於上兩端小橫木。并前木表橫板之厚薄長短廣狹。皆極其均。停端正。而打量之人。目力詳審。且再三試。果無差忒。而後可憑也。乙未春。潯河修開之役。爲之而始效。運河通用。余甚苦於此。必再三躬

疏濬之制

凡五條

疏濬塞三法。歐陽玄之說備矣。疏支河以分水勢。治河要法。顧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可限量。趙皮寨口之開。冀少殺東流爾。不數年而全河從此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曹單魚臺之患於睢歸矣。不可不審也。

開河面宜廣。俾伏秋水漲有所容。底宜深而狹。視面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冬春水落流迅。可免淤塞。近年率爲平底而淺。兩失之矣。

潯河宋人鉄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用。惟先計潯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潯若干遠。及夫役之數。而約計。然後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船四維各施椿楸。插繫水中。用新製長柄鐵爬立船中。齊潯之。每潯深數尺。即移船少退。以次再潯之。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工略同。若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潯十不及一矣。運河同。

方舟之製非特便於潞河且免役夫入水恤愛之意寓焉潞河同

疏潞河泥必遠置河岸四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用堤者即以之成堤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洗仍歸河內潞河同

工役之制凡五條

河道工役頻年繁興爲費甚鉅在中州者僦夫卒歲用工外河夫歲用工三月月給銀一兩皆貯於官而計日給之故工役率妄冒多估止計所築所開所濬丈尺及約用夫若干名用工若干月日而已往歲開夏邑挑河初估役夫三萬用工三箇月知府顧鏗親往督夫先挑一尺爲準即省十之七八可驗矣今定與算工之法皆委屬督夫累試及

取土秤斤重慶遠近而酌爲中制也凡堤岸創築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就近取土者高六寸取土稍遠者高五寸最遠者高四寸爲一工比原行少者以節夫力凡幫隄則先計舊隄高厚若干今幫

厚若干增高若干亦以前法折算計工河道創開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開深一尺爲一工

潞河泥水相半者減十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築隄者亦折半算工比原行亦少者然後通計工數以定夫數即所費大省而尤便於稽考弊亦大省而歲有餘積每二三

歲即可減免夫銀一歲以少蘇中州之民困矣十五年已議減免

每役必盡地分工。必各州縣內仍分各鄉各里。俾同聚處。逃者即本鄉本里衆爲代役而倍責。

償其值。運河同

每役五日即與休息一日。如遇風雨即准休息。毋妨用工。運河同

凡驗築隄之工。必逐段橫掘至底而後見。舊以錐刺無益也。運河同

隄舖夫守隄防河。所繫甚重。所歷詢之多。遠地之民赴役。有數百里外者。有別州縣編役者。且歲一更易。以故隄多坍塌。柳多砍伐。甚至河水已至。或被盜決。而官猶未知。坐失防禦。爲害匪輕。已經行令將近舖居民編當。如徭役已定。則將別差吏換別州縣者。亦將別差兌編。以後編役更不必改易。仍將本舖所管堤岸。每夫盡地分管。專令修堤植柳。時閱而勸懲之。均爲徭役。初無損於公家。而舖夫便於守視。隄自固矣。運河同治德一帶尤爲切要

植柳六法

余行中州。歷觀堤岸。絕無極堅者。且附堤少盤結繁密之草。與南方大異。爲之憂虞。迺審思。詢而施植柳六法。

一曰臥柳

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一層。即於堤內外邊箱各橫鋪如錢如指柳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毋太稀疎。土內橫鋪二小尺餘。土面止留二小寸。毋過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

凡舊堤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檄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

三曰編柳

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柳椿。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檄先從堤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臥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留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檄密栽柳椿一層。亦栽臥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即平矣。

以上三法皆專爲固護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網繆。名爲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

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運河故
河通也

四曰深柳

前三法止可護堤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堤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直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數等鐵裹引檝。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梢柳枝。如根梢俱大者爲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稍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禦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於臨水下掃。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上岸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柳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况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略不爲動。益信前法可行。郡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效。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止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機械之有爲也。捲埽斧刃堤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此法黃河用之。連河頻年衝決深要去處亦可用。

五曰漫柳

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潦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效甚大。黃河用之。

六曰高柳

照常於堤內外用高大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堤面栽植，以便牽挽。

【運河】

統論建置規制

漕運建置，諸河源委，郡邑隄岸之交界，支流巨洪，閘壩湖陂之名實，官胥夫役建設之本末，與夫修治難易之迹，經費漕輓之數，禁戒論建之條例，沿革修創之紀載，舉莫備於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一書，而晉溪王公瓊，則因是書而附益之，更名漕河圖志。治水有足稽矣。顧時異勢

殊法弛政弊。因革損益修舉之不容已者。不可不講也。迺因循臆見。備列於左。

白河 凡三條

通州上達都城。近已修開。轉般漕運。脚費大省。蓋元郭守敬雖嘗行之。卒於中止。惟我聖明。決策修復。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兜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即濬。此外運舟各搗四五具。二三百舟即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脚價。少資用焉。而終歲勞苦。固可憫也。如即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剝船邪。兼官置剝船千艘。糧運不滯矣。

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乙未王家渡河一歲徙十五里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

運河數千里。惟白河隄防大壞。歷觀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衝決。遷改與中州黃河略同。治隄宜遠宜堅。宜植六柳諸法。亦略同。更有畢焉。每見村莊週遭積沙成巨隄。上復多柳。云以禦水。詢之乃先於平地植低柳成行。以俟風沙搏聚。旋自成隄。柳愈繁則沙愈聚。根株盤結。

水至無害也。治河者如之，不亦大省民力邪？然惟瀾望平沙，無可取土者，方用此法。若堅實河岸，仍須土隄低下，衝決之口，仍須堅土倍築高厚，更植深柳爲完美爾。

衛河 凡三條

衛合淇漳諸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而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既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東光滄州興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隳成功也。

滄德大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蘇薄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斷者汶河同之。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

臨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即壅入閘，或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培閘面，旱澇舉須下板啟閉。舊以衛河水盛多不用板，蓋敗則閘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啟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司閘者所宜審也。

汶河凡四條

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會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出鵝河口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濬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爲著於此汶水出秦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率皆虛浮淤沙故老相傳成化間戴村壩以下河道猶未淤滿意者開導未久爾近則沙淤直至南旺河皆平滿矣故水易漲溢即北下京平故道鹽河入海運河不得其用矣頻年挑淤沙積兩岸或平鋪地上風起飛颺仍歸河內運河命脈全賴茲流雖勺水常借衆議兩岸築堤以約攔之猶慮水漲隄壞廼議開減水閘滾水壩各四東西兩岸各二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隄主事段承恩所築何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隄主事顧紳所築去河遠遠則足以容水而高厚閘壩亦計料修建嗣而治之運道其永賴矣

汶水自秦萊至南旺幾三百里遠近咸謂汶泉水微而不考其故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久旱亢暘沙極乾燥汶泉經之多滲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邪嘗測其上源下流各深廣尺寸蓋所耗十之三四然數百里之淤沙不可盡溶且將復淤所溶兩岸之沙終歸河內勞費無已

而卒莫能效。真無以爲處。有獻議者云。汶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中爲數礮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關二泉。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濁。則閉礮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遏水由礮洞下出。黑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里之沙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有五泉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溝以入焉。亦無不可。治水者尙其審諸。

汶河淤田盜決對岸盜決之弊與衛河同。

開河凡四條

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爲閘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者二十有餘。汶水月河通湖諸閘不預焉。故閘面閘底高下不一。如下閘過低。積水盈板。即須啟。則上閘之水必迅

急而舟難入。必易涸而舟難行矣。余問水歷觀而竊疑於是。後未敢以爲必然也。至冬黃河南徙。諸閘有僅露閘面者。有沒入泥底者。而閘口之泥深淺不一。乃一以閘面平石至泥水平面測之時。惟棗林閘露閘面三尺餘。各有差。鄉家莊魯橋二閘面各露一尺五寸。穀亭胡陵城二閘面各露一尺五寸。孟陽泊閘面露一尺八寸。餘至底悉泥淤深至一丈八九尺者。惟棗林閘下之南陽閘已沒入泥底。閘面泥淤仍四尺六寸。捌里灘閘面泥淤仍五尺。始知舊傳

凡闢雁翅石及砌岸用石者，須內外兩面各用完整石塊砌高，而中填以碎石，灌以泥灰，即永遠無塌損矣。

問水集 卷二

【運河續】

徐呂二洪

凡二條

二洪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舊各有閘。徐州洪一呂梁洪二近方革其一而莫知建置之由，志稱正統間

參將湯節因洪水淺急，數壞舟，建議於洪上流築堰逼水，盡歸月河。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

則於上下二口，各建閘積水以行舟，蓋正統戊辰，黃河從河南滎澤孫家渡南徙，二洪僅受閘

河之水，迺從河南懷慶之武陟導沁水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以濟二洪，水猶淺澀，故節

議建閘爾。志不悉言其故迄今天旱水澀，即築攔河壩，逼水入內洪，猶建閘遺法也。今梁靖之流已甚

微，冬則新流春夏雖仍通流然深不過數尺河底高於南河丈有五尺夏口近衝之流水勢甚盛，而蕭縣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塞靡

常，甲午春二洪幾不通舟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預講也。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俟，冬春水澀即築

壩從閘，永久之利也。但二洪役夫藉險以爲利，非果斷以必行之，不可得也。

有云，二洪之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者，蓋上下口及中連連三四閘節水二洪之險失矣。但山脈皆堅

石所費良不貲爾然二洪之役夫歲餘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萬世之利也。

淮海

淮自荆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而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常陸沉而徐呂爲安流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更衝廣爾。

淮揚諸湖

凡三條

淮清江浦頻年外河黃水漫入輒淤。濬治無已。運舟每爲阻滯。詢之父老有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

淮揚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隄壞。舟行遇之則損溺。近范光湖議於堤外開支河。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爲支河。蓋堤外之地本下。

取土爲堤不數尺即可通舟。費亦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久則効矣。余深有望焉。但支河至湖塘岸須多留隙地。密栽深柳。每澆河淤泥。即以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免漫沒之害矣。

儀真河口舊無閘。近方建閘。謂俟潮入則閉閘以積水。俾舟可遠壩下似矣。然五壩之舟。舉由一閘以入。已多擠塞。每江上風起。運舟一時不能猝入閘內。衝撞飄損。其害甚大。權其輕重。閘固可廢也。

閘河諸湖

凡六條

南旺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則東西兩岸之湖皆爲南旺。甚明。蓋宋司空導汶水自東北流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析而爲三矣。近年惟以西岸爲南旺湖。而東岸界分之二湖。悉泯其名迹。居民指其北爲馬踏坡湖。南爲蜀山坡湖。率皆侵占耕稼其上。余疑而歷詢之久。乃得弘治中韓通政鼎所鐫南旺圖說碑。在今安平鎮顯惠廟中明甚。蓋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二湖爲南旺。東湖。二湖之下方爲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爲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場坡湖。

也。但諸湖通連，中無限隔爾。審其形勢，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即爲東湖。其下方爲別湖也。韓碑宜移置南旺分司，以免殘燬。

南旺西湖減水閘十有八，舊稱汶水伏秋盛漲，則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閉閘蓄水以防旱。謂之水櫃。余甲午夏承乏治水時，久旱河皆淺涸，及詢南旺則西岸環湖三面之堤盡圯矣。水不能漚，適委屬役夫修治之，週凡五十一里餘。復諸減水閘之淤廢者，及秋雖旱，水亦頗積。但湖中地形窪下，止可從舊忙牛閘下出廣涉閘口濟魚臺以下運河爾。無仍濟南旺運河之理。蓋水旣從此以入湖，又安能從此以出邪？議者不察，謂運河淤高故湖水不能出，殆未審地形高下之宜也。今南旺二閘如故，濬河與閘底平止矣。安有淤高邪？惟南旺分水河口地勢猶高，如仍做宋司空引河就下之遺意，導汶直至今南旺西湖中之最窪下處，南則從忙牛閘舊河出廣運閘口，或出永通閘口，北則從舊河直出安山閘口，以避此南旺二百餘里之淺澀。固運道無疆之利也。且皆舊河，先年凡水漲即從此行舟，故道近雖淤廢，不過修治及移南旺數閘而已。如以改創爲難，姑修復以爲南旺一月河未爲不可也。西湖堤修復外仍有見存堤二十餘里臨河堤六十里四面共百二十餘里者連二東湖

則百五十里矣

汶水大發開河不能容，北則注於南旺東湖及馬踏坡伍莊坡三湖，南亦注於南旺東湖及蜀

山坡馬塲坡三湖。而伍莊坡馬塲坡二湖爲尤深廣。水勢就下。故爾。今若於南旺東湖蜀山坡之下。各地形稍高。水勢稍淺之處。橫築高厚土堤。中留滾水石壩。俾各蓄水。各開減水小閘。以通運河。旱則出之。以濟。力省而利大矣。蓋東岸諸湖地形本高。水可以出。非若南旺西湖也。若馬踏坡上下水勢通連。未可概議耳。

安山湖志稱。縈週百餘里。而不詳其界。至弘治十三年。韓通政鼎始踏四界。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河。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在湖中界。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四圍東自馬家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自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十四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週圍共八十四里四分。置立界牌。栽植柳株。用心勤矣。但積水通湖二閘底高。河水非甚漲不能入。四圍多侵占。而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間治水者不致其故。止於湖中心築堤。週迴僅十餘里。號爲水櫃。湖之廣益狹矣。以漸復之可也。

馬場坡湖與運河相通。

舊有堤湖水風浪衝壞

運河水積盈即洩入湖。而湖廣幾二十里。運河安得免淺涸。

邪十四年冬。委屬役夫爲築堤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湖甚廣風浪甚巨近堤則多植清葦堤根堤項內外各週植柳可也楊水部且邵水部元更置減水五閘。運河之水易盈。湖之水蓄洩有備矣。

吉陽方成之

昭陽湖舊甚廣，南口建二閘啟閉，出金溝口以濟沾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衝決東堤入昭陽湖，淤漫漸高，二閘已沒入泥底，不復見。湖亦狹，而金溝口之流亦微。潞湖則淤深費廣，惟湖七流北口通雞鳴臺小河，如下口因黃河已淤高仰之地，更築橫堤以益之。遏湖水由雞鳴臺入運，則自此以至沾頭七十里皆可濟矣。蓋因其勢而利導之爾。十四年夏秋已潞，雞鳴臺口出水入運，但下口堤猶未修築高厚，常培益之，更將湖東新河隔絕之泉橫河築壩，悉引以入湖，則水積而利益大矣。

諸泉 凡四條

運道以徐堯開河為喉襟，開河以諸泉為本源。泉源修廢，運道之通塞繫焉。可不重邪？泉志紀載詳矣，惜未能紀泉所出及測其穴數大小形狀，以故官夫疏濬率多虛文，未可考已。至有堙沒莫知所在者，且泉源四時微盛各殊。大率冬春微夏秋盛旱微澇盛渠流深廣亦不一，必四時遍測而後可驗。迺各紀其方向。在州縣東南西北或四隅遠近若干里保社某里村莊某村莊東西所出或山谷或平地或津泉穴數若干大小形狀。如盤如鏡如酒鐘如雞子如棗栗如錢之類備測泉口成渠之深廣尺寸。自泉流若干步成渠深若干廣若干入運之里至遠近。里合某泉或入運沿途之渠道隄防，罔不詳備。有無衝決壅塌淤塞盜引司泉者得有所稽，有未盡復者嗣而求之，備載

於志。可免壅沒矣。

近傳黃河入運。山東諸泉悉皆壅廢。蓋遠地未始經歷之訛傳也。開河自徐達衛七百里。黃河正德己巳方決沛縣飛雲橋。所濟自沛至徐百餘里爾。嘉靖九年十年間。漸北出孟陽泊泥河口。出穀亭口。所濟自魚臺至徐二百餘里爾。餘猶全資汶泉也。如盡涇。漕運不遂廢邪。泥於近小。而忘其遠。且大者可乎。惟魚臺滕縣而下。泉源渠道爲黃水淤漫。近雖疏治。而或猶未盡其利爾。嗣而濬之。復其舊矣。

齊魯之地多泉。近於東平州。詢訪即得新泉五。第民間病於開渠占地之勞費。匿不肯言爾。凡久旱地潤之處。其下必泉。司泉者能懸以厚賞而逼求之。雖尺寸之水有益運道矣。漢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其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歷試之信然。

黃河運河積貯

河道經費舊貯於臨河州縣。云以便支放。河南者或徑發工。所以便分給。在南北運河則管河郎中掌之。在河南則管河道副使掌之。蓋總理卻御史添設不常故也。近楊卽中且涂郎中樵副使宗明建議。北直隸山東則總貯於東兗滄德四府州。南直隸則總貯於淮揚徐三府。

州河南則總貯於開封一府。餘所屬州縣不得有分毫積。且置循環簿各二。一赴部御史。一赴郎中副使。各按季倒換稽查。永絕弊源矣。

治河始末

我皇明建都上游。挽漕東南。以給京師。舉由江淮經徐兗。導汶建閘浮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爲運河之害者。則惟黃河而已。迺於開封下及曹單捌百里間。循河北岸築堤捲掃以禦之。是以永樂間元會通河之淤。景泰弘治間張秋之累決。先後命文武大臣於淤間濬之。決則塞之而已。不復引河。且用財累億計。而不敢以爲費。役夫至累歲而不敢以爲勞也。洪武二十四年河南穎入淮而會通河淤。永樂九年宋尙書禮部役夫一十六萬五千澄之。凡九月而成。正統十三年河決發關衝張秋石岡。王侍郎永和王都御史文相繼塞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武功有貞役夫五萬八千塞之。凡十月而成。弘治二年河決金龍口衝張秋侍郎白康敦昂役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陳侍郎政塞弗績。六年都御史劉思宣大夏役夫十二萬有奇塞之。凡二年而成。正德己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迺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由亳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流水勢。己丑庚寅間飛雲橋之流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甯矣。舟行閘面。豈時順利。而潰決堤岸。衝廣河身。廢境開座。阻隔泉源。識者憂之。迺嘉靖甲午冬十月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甯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開

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朝野憂虞。於時有引黃河滹沱河二議。莫能決。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工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于國。無病于民爾。吾何容心哉。乃博采羣議。躬行相度。自趙皮梁東流故道。凡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穀亭。已悉爲平陸。曰。道遠費廣。河不可復導矣。引黃河幾四百里。濬丈有伍尺者百二十里。餘濬二丈以上者。二百七十里。餘功倍費矣。濬開河兼濬南旺。築曹單。長堤。幾三百里。通融約計濬兼慮如歐陽修所謂故道雖復。旋復淤塞。修之言曰。黃河已淤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深。丈許功倍者矣。若人力堵塞之。是捐費財力。而且以其勞貽後人也。公之言曰。引河勢費倍於濬。一也。且非數月可畢。上誤若人力堵塞之。是捐費財力。而且以其勞貽後人也。國儲營建之需。二也。京師百萬軍民仰給公私。濬絕三也。縱力引而至旋。必復淤。目前億萬之費。徒捐而濬。淤修開之勞。與費况孫渡新河之覆轍。當鑒耶。孫渡在今蒙澤。卒不免非忠於謀國。吾何忍邪。况引之不至。非將即淤。吾何敢邪。况孫渡新河之覆轍。當鑒耶。正統間。全河從此南徙。弘治二年。淤弘治六年。至今凡十餘濬。矣。費幾百萬緡。卒莫能通。嘉靖癸巳。秋。濬百五十里。甲午。夏。水大漲。一淤而平。此已棄故道。難復之明驗也。嘉靖戊子。沛縣廟道口。淤三十里。舍漕河而開新河。費二十餘萬緡。卒於中止。仍濬清河。以通舟。此漕河不可。適議惟濬淤修開。以復先朝成憲爲便。而時已寒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逼甚。是輕變之明驗也。非。非惟運期逼近。營繕木漆之類。且至矣。非若永樂正統。景泰弘治間之役。可以遠期。一二年。返至。八九月也。適測淤淺深。度河廣狹。淤以尺計。工以日計。役巨。期迫。請開自水面。至於自淤。至關底之淺深。而後逐里逐段。止測水之淺深。即知淤之淺深矣。淤之淺深。自數尺。以至丈九尺。通融計算。各淤深一丈二尺。九寸。隴止濬一丈。爲準。復度河中。心至岸。廣狹。自三十餘步。至四十五步。一以四十五步爲準。復置方斗深廣各一尺。取泥實之。秤重一百四十斤。每一筐以泥百斤爲準。濬河則以面廣十丈。底廣五丈。通融折算。七丈五尺。爲準。濬河工每長一尺。廣七丈五尺。即得泥一千五百十筐。爲準。復計春月。每日可行百里。計拾泥。止以往。通五十里。爲準。餘爲休息。以每里三百陸十步計之。二人每日可拾泥二百筐。然四人拾泥。卽是一人取泥。五人總計。各得泥八十筐。仍減十筐。止計七十筐。一人用工兩月內。以一月爲陰雨。及泥水妨工。止計實工一月。是一人可拾泥二千一百筐。卽該分工二

尺先是某議以前此會通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役夫數十萬不可蓋彼皆用工久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顧役而致役止兩月故也公曰審如是民不堪命矣酒渴心思規畫既定而夫役勞費大審

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南旺每二年一大濬役萬陸千人募請姑說公曰選道不可尋丈淺阻濬至濟甯亦六十里蓋聚策策畢效云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復沾頭管閘部屬及諸閘官胥役夫公

手自籌算甫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聞上深用嘉納賜敕有覬誠體國之褒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一切便宜從事迺申令戒期分工

畫地初令下都縣稱夫公曰守令應朝無在者與工期逼甚即都縣息事後期奈何迺令編夫一以均徭銀數為準即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非協淤深泥陷不能著足之工則雜施

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新製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木

笮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鐵鑿溜沙之工則用兜杓沙姜石之工則製鋸齒

鐵叉尺寸鑿之泥陷者施楯子法每州縣各設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方口繫布

俱前如鋸齒及鐵叉皆創製也杏葉杓者舊有之而加廣厚為兜以取泥幾至斗許泥稱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為平底而週遺各高寸許泥稱堅者用之二杓

泥數陷者用斗子法給泥為坎自下倒厚於上出水堤外將下場徹夜取水歷數坎而始達堤外水壘即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

岸併力急濬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濬淤甫數尺泉即湧出晝日車房一夕復滿莫能措手迺併力番休先

上場倒水急濬如前法將下場徹夜取水歷數坎而始達堤外水壘即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

濬河之工莫難於此河廣淤深及黃河塞口所衝之處上為風日所暴僅可掛足尺寸之下悉為腐爛油泥濘濘阻礙無從止極濬

以重濬之河之難尤莫甚於此夫役甚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期少值且令爾爾族助爾少費爾不填勞即以之顯

役以畢此工毋重困爾也於是衆皆感悅至有泣者相率竭力底紱云

凡開座之頽廢者悉增葺而修復之蓋合木土金石之工而爲工甚巨爲力甚難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慮過廣則水易散也

晉橋以下運河黃水衝流大廣漕河底廣五丈或病其狹者公曰南旺水

源也河底僅四丈許下流愈廣則愈淺矣如久旱崇微何吾培開面之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

開悉前不致闔爲裂矣也是歲自夏秋不雨幾四月而舟行無阻

元及我勅水樂至弘治開先後所建以故高低不一如下開過低則上開易涸公適逐開測其開面至水面之高下一以取

林開爲準低者培而平之自開板水面至開石面各以三尺爲準其下開底過低者則量留底板自是諸開一律水不驟洩

而直上開免中途淺闊真利及久遠亦可

用平準以測溶之淺深俾舟行無滯也

而兩端各安小橫板置於數尺方棹之上前堅木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必與匣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開底高低及

所濟河底淺深悉藉此以度之公躬親測量暴露風日行泥淖中遠歷諸開人不堪其勞公弗恤也

復施植柳六法以護堤岸

曰臥柳低柳編柳深柳浸柳高柳

座皆講復備著洩也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

河直則水滾故堤以縷之且禁鞭撻問病苦躬撫慰勞飲食

以爲官者公弗應且榜諭一依時值不少減抑於是商販輻輳終役無匱乏而價大省每州縣即醫一人隨夫

分擱藥餌遂營過問病即療之日一往還神人胥相問弗效者且常值之外時榮以飲食焉

宣諭上德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羣力畢效微水者夜以繼日重溶者至再至三咸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

績聞天子嘉悅晉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晉秩賞賚有差方役之初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爲難就京師百貨騰貴餽餉不至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據忠

報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經畫博采羣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公處設亭鎮後中陸軍傳各盡言片善卽納且揭於人人日巡考工隨見指授郡署監司蓋維計工以定役故爲力甚簡視徭役之而下悉慮於村舍水潦朝夕督視雖顏面黧髮形體瘠削弗恤也

遣故人自爲力庶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至故民不知勞尤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效順雨暘時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澆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堤縷水堤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緡木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稍草以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鐵以斤計六萬五千九百餘麻灰磚石之類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月中旬迄於夏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久曠而効收於三月亦前所未有也直隸山東河南若漕運都御史馬公卿巡撫邵御史唐公胄管公楫簡公霄若巡按監察御史郭君圻陳君表蔡君鑿曾君紳徐君九臬咸協心共濟馬公且躬詣相度期於有成分董其役者爲工部郎中郭敦鄧綱李仁涂樾主事張鏜邵元吉山東布政司左參議王暘按察司副使呂陶查應兆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咸躬親督理協心極力必期底績若郡縣衛所庶官同知孫廷相而下凡六百二十員云且至而功甫成獲聞公經略之詳元吉則分任其事親承指授者廼相與詮次備

釋於左。以求諸立言君子。以詔來者。垂休美於無窮云。

嘉靖十有四年秋八月既望。

欽差管河工部都水郎中鄆城楊旦管開工部都水主事餘姚邵元吉志。

修復汶漕記

嘉靖甲午大中丞麻城劉公奉簡命督河事。宮采氏茶陵張治浮大江而北。踰淮泗道濟汶之上漕而汶水焉。公曰古之治河也。或以國。或以渠。今之治河也。以漕焉耳。然藉河以濟漕。猶以狼兵止寇也。利害均矣。魚沛而下。河之入漕者。近且絕舟。弗得其利而害獨存焉。漕所倚以濟者。其惟汶乎。書曰。浮於汶達於濟。則汶入於濟也。濟既伏流。則汶其自達於海歟。宋人於堙城作斗門。割汶流益泗漕。以餉宿蘄之衆。元漕江淮之粟。以至於燕也。乃遏全汶合泗水而南。後復分導之北達於衛。而漕始通。其宋之遺知乎。國朝宋司空禮因其舊而導之。下至南旺分流焉。遂成通川矣。又爲之置閘焉。以節宣之。築湖焉。以瀦匯之。國餉自是有永賴也。比歲汶穢弗治。浮沙湧礫。迴湍激射。與淫則流漫。旱則易涸。河流所經。魯橋而下。閘廢沒無完址。南旺西湖環三面之隄。復傾圯。民且盜而田之。馬場隄嚙於水者殆絕。蓄洩弗備。自沛至濟有淺澀之患。

焉。予惟疏厥淤塞，修舉厥廢，以復其舊焉爾矣。治曰：河保其不終爲漕之害乎？公曰：昔人有言：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言其淤塞既阜，水惟避而就下也。由今觀之，河不北流而南徙，亦其驗歟。漕渠之外，百里爲陸，工力可施焉。豈人所能哉？鬼神實相之矣。河縱而復決也，亦惟順導之，使不爲漕害耳。敢利之耶？苟利之而且虞其害焉。雖神禹弗之能善矣。治曰：漕譬則人之咽也。國之命脈係焉。尋丈之汶，彈丸可塞也。君子將無意外之虞耶？徐呂之洪，懸水千仞，梁靖之下，符離之上，使復若魚沛焉，則汶其可倚哉？公曰：此憂世者所以有復海運之議也。然而未可易言耳。予嘗沿淮及河，歷沁衛以還，有遺思焉。夫沁水入河，則益其暴，導之東下數百里，以入於漕。如昔人之導汶而南者，不猶愈於引河乎？河勢且殺矣。或者謂沂淮而河以及於沁，沁去衛僅百里，可陸而至也。其濡而衣枷之戒者歟？若夫銷患未形，以昌利萬世，則又有出於治汶之外者，非予所謀也。旣而公條治漕之宜，疏以聞。帝曰：愈欽念哉。汝克績，予其汝嘉。公乃揚明命，戒羣吏，飭工徒，料財用，具舂鍤，略遠邇，揣厚薄，陳鄙處，以卒庶役。庶役罔弗受命，魯橋之南至於徐沛，百廢咸作焉。乃謂主事段子承恩曰：汝築汶之東隄，承恩受命而築焉。乃謂主事顧子紳曰：汝其築汶之西隄，紳受命而築焉。隄各爲減水閘，滾水壩者凡二。視水盈縮而蓄洩焉。乃謂主事邵子元吉曰：汝其築南旺馬場二湖之隄，元吉受命而築焉。會水部楊子且至，公

復以命之。且復受命而協築焉。隄各爲減水閘。南旺者凡十有八。馬場者凡五。視水盈縮而蓄洩焉。旣成。千里之內。隆岸平流。餉艘時繼。挽卒愉愉。若纜而嬉也。乃報命於朝。帝曰。都績成維汝之勞。予維汝嘉。晉公爲工部侍郎。未幾改兵部侍郎。總制西北邊事。楊子且走人。至于治。嗚記焉。治曰。國之大事。惟賦與戎。河之於漕。猶虜之於邊也。故治河者。弗與爭利也。順之而已矣。治虜者。不爭其利也。備之而已矣。是故謹隄防。時疏濬。廣泉源。則治漕之善也。足儲食。詰戎兵。明賞罰。則治邊之善也。冒無窮之害。而徼夫難得之利。弊所恃之險。而貪其不貞之功。國是以無寧民矣。然惟忠者能任之。知者能謀之。惟君相之明者。能知而用也。否則厚身圖者。薄公計。開大機者。專新功。惑浮議者。亂成謀。幾何而能有濟耶。予方嘉劉公之旣忠者知。而樂吾君相之能知而用也。故併論之。俾觀者知國之大事。惟賦與戎。而君子經世之志。有餘憂也。越若治漕之費。幾何。工幾何。役幾何。則存乎有司之藉也。弗詳也。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經筵講官。兼修國史。長沙張治撰。

重建衛河減水四牖碑記

漕渠自臨清而下。衛水會漳。淇。洹。滏。諸水從西來注之。流七百里。逕青縣。而達沱水。會濶。潞。高。

易諸水從西來注之。合流三百里。逕天津入於海。伏秋雨暴。川谷沸涌。水輒溢決。然臨清迤北岸。高海且遠。水猶停束。過德滄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漫羨矣。故傷運道。損漕艘。湯析田廬。所以爲國家患甚大。不啻河也。先是有減水舖四。其一距德州南四十里。其一距滄州南十里。其一距興濟縣北二里。入海德則四百里而遙。滄興濟則不及其半。創廢開塞。莫考其時。而故蹟頗存。又其一相傳在泊頭鎮南。而堙沒不可識矣。嘉靖乙未春。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奉簡命來總河事。會河徙於徐濟寧。迤南道淤漕梗。公方與人徒。疏濬之。往來魚沛間。而北河規畫。謂宜修復四舖爲亟。廼與侍御曾君謀協。檄同知河間府事楊君旦督其事。於是先事於滄。緒既就。楊君適遷。水部郎中奉璽書視北河。任益隆。事益專。秋八月。劉公至。自濟寧周歷其地。指授方略。復檄通判黃錡董德顯。仙董興濟。而泊頭之址。旣失。廼擇東光縣。很十一淺。檄交河知縣朱鳳儀董之。未幾。劉公加兵部左侍郎。總制西北邊。鎮以去。右副都御史李公如圭繼至。申嚴茲役。人吏用命。木石鳩集。凡七十日而落之。廢者舉。堙者濬。塞者疏。溢者平。決者固矣。是役也。惟東光創爲之。其三舖率撤舊爲新。財力取辦於河。凡役夫舖六千人。金則德東光七百兩有奇。滄興濟則十之二云。水部君旣述其事。遣吏問記于宮采氏。將勒之石。示不朽焉。宮采氏曰。在昔禹平水土。隴二渠。播九河。主於順水之性。故民至於今出流。墊諸夏又安。而隄防壅塞。文

不經見。賈讓以爲大川無防。善爲川者。決之使道。蓋水盈則溢。溢則決。殺則平。平則順。其性然也。衛隴衆流。勢常湍悍。而陂障崩。比歲益甚。議欲培高岸。築月隄。此讓所謂止兒啼而塞其口也。今復故牐。張水門。而限之以板。使水溢則有所宣洩。消則有所滯蓄。非禹疏九川。陂九澤之意乎。水部君曰。衛河廣十有八丈。今牐門各丈有六尺。積四門可視河三之一。而牐下至地七尺奇。上至岸八尺奇。水溢寸則洩尺。而勢常平。故潦可無決。旱可無涸。國家運道。不永賴耶。且穿渠入海。所謂不與水爭咫尺地。而瀕海縣民。又得引渠溉田。不獨便漕也。昔鄭當時鑿渠引渭。起長安至河二百餘里。漕以便利。然發卒數萬人。穿二歲而通。今以二萬餘人。役七十日。費不及千。而所漕百倍於漢。視常時何如也。非聖天子嘉納之功。兩中丞經濟之略。水部君分理之勞。則漕渠南北之役。安能告成。一時稱偉烈耶。海若川祇效靈。委順國家昌隆之運。端在是矣。余不佞謹撰次其事。詔諸方來。俾世世啟閉之勿壞。嘉靖十有五年丙申秋八月庚寅。賜進士出身右春坊太子中元管國子監司業事。經筵講官前翰林國史編修。兼校累朝訓錄。漢納童承叙謹記。

閩水集 卷二附

告文

迺長河而徂征。視洪流之浩渺。莽川原其陸沉。曰新漲之橫發。驟發源於星海。遂九折而東之。下崑崙之峻極。絕萬里以奔馳。迺迤邐乎秦晉。阻羣山之束隘。出砥柱之險巖。遂奔騰而澎湃。慨中州之爲域。地平衍而土疎。恣湍流之衝激。瀾千里其沮洳。皇建都於上游。輓江海以供億。迺徐呂之巨洪。藉茲水以利濟。何邇流之弗循。俟南北而頻移。民居爲之昏墊。運道爲之填淤。嗟防禦之孔艱。殫財力以從役。奈潰決之橫加。畢智力其何益。皇命予以將事。迺爰諮而廣詢。咸咨嗟而嘯嗷。曰匪人力之所能。塞予生之寡昧。其何藉以底績。庸齋心而禱祈。觀孚佑之昭錫。諒神心其鑑止。儼龍旗之恍臨。羌民生之足憫。矧國計之匪輕。期分派以順注。舉安流而循軌。肆海口其宏深。吞長淮而共委。全至仁於潤澤。歸盛美於神功。慰羣情之仰賴。亦何有于眇躬。

右銅瓦廂告河文

惟茲大明。厥壤衍平。地重畿輔。衛我神京。郡之南鄙。瀕於河濱。巨壻連比。長堤互縈。衆材畢舉。百役胥營。全我民命。匪與河爭。夫河洪流激射。駭浪崩轟。橫波直指。巨障隨傾。力排捍禦。萬口爭噏。卒歲勞止。不遑底寧。天和等實。司治水心。切憂忤式。陳牲醴。載潔黍盛。於焉徼福。覬河神明。安流循軌。下注滄瀛。地靈效順。天吾不鳴。役夫息肩。堤柳自榮。漕渠利濟。廣土畢耕。上裨國計。下遂民生。神功澤於焉允成。合詞以奠。鑒此羣情。

右杜勝集告河文

於惟大河。發源西極。萬里奔騰。舉天下之水。莫加焉。潤澤中土。兼濟漕河。舉凡水之利用。莫加焉。今天子仁聖。秩祀明禋。祇維敬慎。何邇年河流。猶未循軌。往者既決。岔口豐沛之水。北徙魚臺矣。茲者魚臺之口。漸塞。梁靖之流。復微。下壅上盈。神機罔測。豈惟齊魯兆民。昏墊是虞。抑恐徐兗運道。因之淤阻。天和等治。水于茲。大懼寡味。無以仰副天子明命。謹率屬吏。齋沐以禱。惟神其相之。大開梁靖之流。兼通夏邑之口。歛束橫溢。順注安流。以上稗國計。下奠民居。以不顯神休。天和等亦允有賴焉。

右梁靖口告河文

孟津而下。河乃橫奔。北吞爲濟。南溢爲滎。惟茲渡口。故河所經。通塞靡常。疏濬頻興。歲惟癸巳。

天子憂勤。爰命司空。分屬咨詢。咸謂茲水。爲繫匪輕。下趨風泗。中經園陵。未可遽通。惟宜永壅。越歲甲午。仲夏三旬。河忽大決。遠邇震驚。曾未踰夕。遂決而平。萬姓稽首。頌河神明。上答天子。下慰輿情。天和等治水之功。感賴咸臻。自茲以往。觀河效靈。順注淮海。故道率循。兼濟二洪。運道底寧。懋昭利用。允賴平成。式陳明薦。有假茲禋。

右孫家渡告河文

惟茲原武。比接江荆。惟河故道。亦旣久堙。南徙滎澤。密邇孫渡。中經園陵。詎曰細故。頃以伏漲。渡口倏淤。人力何濟。神實相予。乃溢北堤。衝決數四。無何底寧。神實予異。天和仰承明命。中切殷憂。神不責報。予敢忘酬。乃潔粢盛。乃陳牲醴。爰答洪休。復邀遐祉。神其俯鑒。中流率循。北無潰溢。南無憑陵。上重國賦。下憫民窮。豈予私禱。聿顯神功。

右原武告河文

維趙皮兮分流。歲丁亥兮伊始。保北岸兮無虞。賴南流兮迅駛。維下流兮渦河。實中經兮園陵。合長淮兮吞嚙。慮臬寢兮匪寧。維中土兮疎薄。恐湍流兮橫溢。忍赤子兮流離。嗟田廬兮墊溺。維蘭陽兮儀封。實三面兮瀕河。悲浩渺兮巨浸。駭衝瀉兮洪波。籲真宰兮無從。盼長河兮祈祀。光民命兮匪輕。諒神心兮鑒只。循中流兮順注。迴渦水兮宿遷。衛陵寢兮遙拱。奠城郭兮永全。

通支流兮夏邑。濟二洪兮徐呂。益昭美兮神休。冀孚假兮茲旅。

右趙皮寨告河文

趙皮疏導。河始南徙。睢當其衝。罹患極矣。洪波巨浸。平壤沮洳。田廬墊溺。赤子流離。天和等治。水於茲。心切驚傷。非薦式陳。馮流籲祀。惟神其鑒之。

右睢州告河文

惟茲寧陵。叢爾小邑。洪河南流。肆境膏溺。室廬昏墊。粒食孔艱。問水觸目。驚心慘顏。式潔牲牢。秉誠以祀。我詞匪飾。神其聽只。全我民命。奠我民居。神休丕顯。我心始紓。

右寧陵告河文

問
水
菜
卷
二
附

問水集 卷三

【奏議】

謝恩疏

爲謝恩事。嘉靖十三年四月初一日。臣方守制家居。該工部差武功左衛千戶仇錫捧勅諭。一道到臣。并該吏部咨該本部會題爲缺官事。奉聖旨。劉天和着照原職總理河道。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常即望闕叩頭。臣隨於本月初五日服滿。聞運河一帶。開水淺涸。漕運事重。不敢辭避。稽延。謹兼程趨赴。於本月二十六日。前到濟寧。交代接管外。謹具本稱謝者。伏以魏江海之粟。以資京儲。開億萬載太平之鴻業。注黃河之水。以資漕運。成數千里利濟之通津。自昔無聞。於今獨盛。顧西域河源流極湍迅。而中州平陸土雜泥沙。况水濁則易淤。下壅則上溢。順注則運道爲之立涸。國計攸關。橫流則平地爲之陸沉。民命焉賴。是以漢賈讓之上策。竟託空言。惟宋歐陽修之一疏。誠爲確論。蓋治水與用水。本難兼全。惟利民與病民。常知所擇。顧茲重任。猥及迂愚。臣敢不罄竭丹衷。圖惟報稱。酌緩急輕重之勢。爲疏濬修築之宜。行所無事。每常爲

先事之圖。期於有成。擬終獻平成之績。臣無任感恩圖報。激切屏營之至。

自陳乞罷疏

爲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弭災變事。臣閱視河道於淮海之間。忽得邸報。知南京太廟火災。仰惟陛下聖德格天。聖孝協祖。猶且遇災警畏。修省不遑。而况內外臣工。不能仰承德意。共圖化理。而臣其尤者也。蓋治河重務。國計民命攸關。臣學未聞道。材不逮人。心雖切於效勞。而識每病於疎陋。况年逾五十。髮白齒脫。蒲柳之質。蚤已衰憊。若復漫不自省。虛冒寵榮。仰負陛下自業平生。其爲罪大矣。伏望聖明。察臣愚衷。特賜罷黜。則災變可弭。而愚臣兢惕之心。亦獲以自釋矣。

河道遷改分流疏

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勘呈。看得黃河一大支自河南正東流至山東曹縣地方。分爲二小支。內一支東南流由梁靖口直抵徐州小浮橋入運河。外一支正東流由岔口直抵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嘉靖九年七月內飛雲橋河淤塞。北徙魚臺縣殺亭。

鎮口入運河。今嘉靖十三年七八月以來，黃河變遷，又將穀亭河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流曹縣地方榆林集岔分一股，向東南流經河南虞城縣直隸蕭場二縣地方歸入梁靖南河，合流出小浮橋口，又自單縣侯家林岔分一股，向東北流至魚臺縣大小塌場口，分流入運河。離濟寧州廣運閘止有一里，誠恐黃水日漸北徙，不無有傷濟寧一帶閘座，具呈裁奪等因。及據兗州府管河迪判丁鵬呈稱：訪得先年糧運自濟寧至徐州，俱由各閘啟閉方行。自黃河北徙以來，糧運官民船隻，雖皆順利，但節年沙淤，河底漸高，魯橋以下，閘座盡平，濟寧以下，諸泉阻隔，不能入河。聞今七八月以來，黃河於上流改衝一股，從虞城蕭場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誠恐明年水盡南向，則魯橋下及徐州一帶河道，必須大加挑浚，專引濟寧以下一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糧運，不敢阻滯。呈請裁處等因。到臣案照先該同知戴纓等報稱：黃河遷改已經行仰各官勘議去後。今據前因，照得黃河入運以來，數年之間，閘座不事啟閉，糧運官民船隻，雖皆稱便，但淤積泥沙，河皆平滿，閘座盡廢。且又阻絕諸泉，是其爲害甚大。今一旦將原出穀亭口河道淤爲平陸，若使盡勢北趨，則濟甯一帶閘座，必將盡壞。若盡勢南遷，則濟甯下至徐州三百餘里運河，立見淺涸，均於運道有害。今分爲二股，一由河南虞城直隸蕭場南趨徐州，則足以少殺北趨之勢；一由魚臺之北出塌場口。

是即國初未置閘以前引河水入運故道。猶可賴以接濟。均爲運道目前之益。然河性罔測。難以預度。若使明歲水漸南趨。則濟寧下及徐州淤淺。必須盡濬。閘座必須盡修。以復永樂至弘治百餘年來開運之舊規。誠爲運道無疆之福。但目前數百里淤淺挑濬。工役巨繁。且明春糧運在邇。事勢迫切。而將來糧運。不免照常由閘積水行舟。較之數年舟行閘面者不同。如水漸北趨。則仍濟漕河。運舟誠爲順利。但黃河難禦。而閘河窄狹。不能受黃水十分之一。今已逼近濟寧。萬一漲溢衝決。則天井以下一帶閘座。必皆盡壞。下及徐州三百餘里淤淺日甚。或以漸北徙。則先年北經曹單。下衝張秋故道。亦有可虞。尤爲運道無窮莫大之患。二者均爲有利有害。而輕重不可不權。詢謀不可不審。防禦不可不周。且事連三省。關繫匪輕。除遵奉勅諭。會同撫按官行委各該管河守巡兵備等官。公同管河郎中等官。親詣踏勘。審度測量。計算詳議。至日臣等再行親詣審勘。遵奉勅諭。從長計處。奏請定奪外。謹具題知。

修濬運河第一疏

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行據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帶管曹濮兵備兼管河道僉事謝蘭呈。據委官兗州府管河同知等官戴纓等。并濟寧州衛魚臺縣知州等官范斌

等呈抄。蒙山東按察司謝僉事管理河道工部郭郎中案驗奉總理河道劉都御史案劄前事。職等會同本府知府康河管泉同知劉純等。依蒙親詣勘得黃河新分二股。井上源曹縣岔口河。於今十月十七八以來。已盡淤塞。斷流會議得國家財賦。取給東南。建閘設官。疏泉積水。漕法以漸而備。加以導濬啟閘之如法。春夏雨暘之時。若亦自足用。但遇大旱泉微。未免盤剝阻滯。是以故老相傳。先年運舟有數月方過閘河。阻凍不能到漕者。自黃河入魚沛。數十年間。閘座不煩於啓閉。漕舟不苦於盤剝。運行順利。直達濟寧。但黃河水半泥沙。而性尤湍悍。故流之所經。且決且淤。如弘治六年決黃陵岡入海。則安平鎮淤矣。嘉靖六年決鷄鳴臺口入昭陽湖。則廟道口淤矣。而當時或治舊河。或開新河。皆殫庫藏之財。疲生民之力。或久而成功。或卒於中止。是黃河濟漕之利害較然矣。後因梁靖口決分爲二派。以達漕河。而魚台單沛之間。悉爲受水之區。東奔西突。遷徙無常。隄防捍禦。歲無寧日。自魯橋直抵徐州。爲里二百二十。泥沙沉壅。未易疏通。自師家莊至黃家閘。爲閘一十四座。石塊動移。實難啟閉。而濟寧以下諸泉。多因河底淤高。或阻隔於隄外。或漫流於湖波。泉源之利。入運者少。今黃河忽自淤塞。遷改南徙。在漕河無衝決淤漫之虞。在地方免沮洳墊溺之患矣。但河性不常。實難預料。若明春河水果全不至。則挑河修閘濬泉之工費用不貲。關繫重大。誠不可不預爲之所。然謀事非難。成功爲難。

先年開挖新河，止一百四十里，多在陸地施工，且未暇及開座，官吏夫役錢糧至勤四省，今欲於二百二十餘里之間，使開座一新，淤塞盡去，源泉盡潄，以復我國家百五十年之舊，必須選委四省官屬，動調四省人夫，計派錢糧，事事有備，而後漕舟可以無誤，職等會勘得各開淤泥深淺不等，且河道廣闊，一旦豈能盡挑，中間固有開座原高，當盡去泥淤，直求原底者，亦有開座原低，因其水勢之平量，培開面，僅去泥淤之半者，自魯橋至胡陵城止，計長六十三里，逐里測量折算，各淤一丈二尺九寸，應該大挑，今通融以挑深一丈，闊十丈爲準，職等公同取泥，每深廣一尺，秤重一百四十斤，每筐可抬泥一百斤，仍計自河至岸廣狹若干步，每夫每日可抬泥筐數，如閉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四人抬泥一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抬泥七十筐，明歲春早自正月十五至三月終止，除風雨休息十五日，每夫實用工六十日，每里用夫六百名，每五十名用總甲一名，火頭二名，共用夫四萬零六十八名，若放閘通水，二月用小船，三月下水取泥挑潄，每二人抬泥，即用三人取泥，須倍起人夫八萬名外，該修閘七座，每座用夫七百名，共用夫四千九百名，合無今十二月以裏，通調山東河南并北直隸河道淺鋪開溜隄壩河道，并黃河白夫起倩，附近府州縣衛軍民人夫，各於正月初間，委官分投督領，刻期到工，并預於年裏，委官估計停當，分投採取石塊，鑄造鐵錠，買運石灰椿草，板木，打壩修閘物料，齊備，凍開

興工修理廢壞閘座。官置閘板挑濬月河。先期早完。以備皇木糧運。早至。猶恐採石艱難。運期促迫。衆工並舉。卒難齊集。或酌量閘座遠近。每二閘先修石閘一座。中間暫用椿草築壩蓄水。候木石俱備。各閘俱如式修培。務令堅久。一面嚴督管泉官將濟寧以下諸泉疏濬。導引入河接濟。俱自正月十五日興工起。至三月終止。務在糧運船隻未到之先完工。萬一天時亢旱。泉源枯竭。皇木糧運阻滯。事勢十分緊急。方將梁靖口岔分泥河故道。少加疏濬。以濟閘河。仍於梁靖口上流分水處所。大加疏濬。俾水出小浮橋。以濟徐呂二洪。其城武縣苟村集起至廣運。閘止長隄一百二十二里。俱且停止。各該均徭夫役俱有原編下戶貼併盤費。不須官給工食。但每半月量加賞勞。合用筐扛鍤。理令夫自備。事完領回。正派人夫工食日給銀一分五釐。顧募倍之。并採運石塊備辦合用閘板物料等項。人匠工食俱准於南北兩河各該庫貯河道銀動支買辦應用。椿草霖麻石灰准於臨河各該官廠支用。完日造冊繳報。庶幾大功可冀。而漕舟可通。但積水行舟。其糧運終不如揚帆閘面之速。乞行漕運衙門。令其查照舊規。遇淺盤剝。仍嚴禁不許例外多帶客貨。免致淺阻。藉口河道。則糧運可保無誤矣。具呈施行等因。到道。案照先准本司關抄。蒙總理河道劉都御史案驗前事。備蒙已行勘議去後。今據前因。隨該本道會同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欽本司署印分巡海右道僉事周相總理稅糧帶

管分守東兗道左參政丘民範工部管河郎中郭敦管泉主事段成恩管閘主事邵元吉會議覆勘相同具呈照詳及據管理河道郎中郭敦呈據戴纓等呈前事會同各官復勘相同及稱相應准擬合即措辦石灰等料預調河道及顧募等夫依期興工刻期告完但錢糧出自河道用度數目必須公同二司守巡及曹漢兵備管河等官會同估計會委廉幹官員收掌支銷方爲允當其銀兩俱要通解兗州府貯庫凡遇給領買運料價等項先須呈請本院批允方行動支不許徑解工所凡夫役工食須委附近廉潔州縣掌印官員公同給散不許管工委官給散庶獲清楚但前擬合用人夫八萬名看得連年河道多事官民疲困勸衆八萬未免四省騷然深爲可慮且治河之功本難於陸縱有八萬之衆糧運伊邇或恐難收水撈之功查得南旺河道淤淺例該三年兩次具呈本部題奉欽依打壩絕流停止鮮貢糧運各船隻大舉挑挖幸今嘉靖十四年春當該大挑之期該調東兗濟南等府河道泉壩閘溜并各該驛遞夫廠接遞夫役一萬餘名自二月初一日興工三月終止合無將此項人夫盡數暫挪併以黃河白夫亦做大挑事宜北於濟寧南於孟陽泊打壩絕流分工挑浚雖曰淖泥深陷爲力固難較之水中撈取終爲省力刻自正月十五日起至三月終止期於皇木糧運不致阻誤庶爲事半功倍聞呈定奪等因到臣案照先據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勘呈看得黃河一大支自河南正東流

至山東曹縣地方分爲二小支。內一支東南流由梁靖口直抵徐州小浮橋入運河。外一支正東流由岔口蘆簋魚台縣穀亭鎮口入運河。今嘉靖十三年七八月以來黃河變遷。又將穀亭河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流曹縣地方榆林集岔分一股。向東南流出徐州小浮橋口。又自單縣候家林岔分一股。向東北流至魚台縣塌場口入運河。離濟寧州廣運閘止有一里。誠恐黃水日漸北徙。不無有傷濟寧一帶閘座等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誠恐水盡南向。則魯橋下及徐州一帶河道。必須大加挑濬。導引濟寧以下一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糧運不致阻滯等因。據此。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行山東布按二司守巡管河各道公同管河郎中等官郭敦等督率各該府衛州縣掌印管河管泉等官親詣勘議。仍會同該司各掌印官通行詳議。及臣具本題知外。續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報。新開榆林集并候家林分流二河。上源曹縣岔河口。自十月初旬以來。水勢南流順便。東行者漸緩。至本月十八日黃水盡歸梁靖口南趨。改將本口并新分榆林集候家林二河俱淤塞平滿。見今斷流。緣由到臣案候問。今據前因。會同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得理有經權。勢有緩急。自黃河入運。漕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填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今一旦南徙。則其

利盡失。而害獨存。議者欲於單縣地名侯家林徵導黃水。下徐泥河。出孟陽泊閘。下當魚臺沛縣之間。俾上不傷濟寧閘座。下可以濟徐沛一百七十餘里之運道。但勘量得侯家林至孟陽泊泥河口一百五十四里。量挑深八尺。面廣八丈。底廣四丈。爲準。計用夫一萬七千名。用工九十日可完。自侯家林至梁靖岔河口一百五里。大須導濬。用夫二萬三千二百名。通計該用夫四萬零二百名。工費甚巨。但河性罔測。而國計至重。先事之防。急宜預圖。是以臣等反覆計慮。目前惟修濬閘座河道。開通泉源。以完復百餘年漕運舊規。爲永久無疆之利。各官所議酌緩急之勢。爲經權之宜。其間閘座之高下。泥淤之淺深。與夫秤輕重以取泥。步遠近以定工。增閘積水以省深濬之費。閉閘禁水以收急濬之效。皆臣等親詣公同測量審度計算明實。委皆可。行。而郎中郭敦所議估計必會同憲臣。出納必總歸郡府。給放必輪委正官。尤爲詳慎。而各處泉源已經主事段承恩遍詣疏濬所據調夫并各工食。查有嘉靖七年開挑新河事例。及查河南河夫內應量調一半。明春例該大挑。南旺亦係緊要。合無存留入夫九千餘名挑濬。其餘亦應量調。今次合於濟南東兗青州四府。查照舊規。派夫二萬二千名。照舊每名日給食銀一分五厘。兗州一府所屬閘溜淺鋪隄壩等夫六千九百名。曹縣等處黃河堤白夫三千五百名。直隸大名府隄白等夫三千二百名。河南河夫內先調九千五百名。以上二萬三千一百名俱均

徭額編夫役各令自備工食。惟量加賞勞。其開座泥沙淤填候築壩車水挑浚。方可定估。目前惟急備石塊灰鐵椿木等項物料。所費諒亦無多。南河徐沛等處工程。雖未議至。大約該修開座相當。河道雖遠。而淤泥不深。人夫諒自可減大半。臣等覆查得嘉靖六年開挑趙皮寨口河。起夫五萬八千名。用工三個月。嘉靖七年開挑新河。起夫六萬五千名。用工六個月。用銀二十餘萬兩。先年工部侍郎崔巖修築靖縷水隄。亦起夫四萬二千名。今次較之各起工程。大小遠近難易。開鑿輕重。誠爲不侔。而調夫止六萬餘。用工僅及二月。誠不敢張大多估。以虛費財力。如果不敷。方行隨宜量顧。或通融調撥。務求財不費而事集。但數百里淤淺之挑浚。開座之修復。取辦一旦。爲力甚難。明春糧運在邇。爲限甚迫。而四省夫役之徵調。極難齊一。郡縣掌印官員。又當應朝之年。運河一帶管河卑官。多不堪委。且經近年裁革。爲員甚少。萬一夫役工程少過期限。即至債事矣。臣等不足惜。如國計何。且事體重大。猶恐臣等愚昧。一時計慮未周。伏望皇上軫念運河事重。國脈所關。乞勅工部會同吏戶二部。再加詳議。速爲上請。定奪。行下臣等。於今十二月初旬。以裏。通行各省。派調夫役。採運物料完備。定委山東守巡及管河副使南直隸河南各管河副使。每府佐貳官一員。總部州縣各佐貳官一員。分部。明春正月初旬。各量遠近。定限起程。務於正月十五以前到工。閉閘絕水。禁止船隻。盡地興工。不許參差後期。誤事。

直隸山東河南應朝官員定與期限。不許枉道及順便回家。并在途遷延。尤望天語叮囑。各該撫按官協力申飭。早爲督發。并管河郎中布政二司守巡管河等官。務須體國如家。協心共濟。委官如有不敷。各道及各府州縣能幹正佐等官。容臣選委。果能實心幹事。經畫有方。及憚勞避事。因循怠玩。處置乖方者。俱聽臣旌舉參劾。及照速舟盤剝漕河舊規。臣等審驗糧船。自面至底尺寸。及遍詢回船運軍。舉云裝米五百餘石。用水亦不甚深。而帶貨過重。未免淺闊。前船一滯。後幫皆遲。况今黃河遷改。開座新復。淤泥量挑。未免遲難。尤望乞勅戶部通行漕運衙門。曉示運軍。遇淺即剝。仍申明帶貨舊例。不許例外重載。如遠盤詰。臣等臨期再行多方撈濟。導引接濟。惟冀明歲不誤糧運到京。以完復百餘年來運道舊規。國計允有賴矣。工部覆議。是皆本官目繫河車酌量緩急之宜。以爲先事預防之計。相應依擬。但前項河道事于三省工併一時。總理官員必須專其委託。重其事權。庶克有濟。本部仍請勅一道。馬上差人齎付都御史劉欽遵。使宜行事。各該撫按守巡并管河郎中務要用心協力共濟厥事。毋分彼此。致誤漕運大計。其司府掌印管河等官。并承委大小官員。果能始終用心。著有勞績。就行據實薦用。如有地方阻撓。妄費錢糧。賣放夫役等弊。應鞫問者。徑自鞫問。應參奏者。指名參究。中間一應未盡事宜。聽其就彼從長計處。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吏部將山東河南直隸司府州縣應朝官員嚴

限赴任。以濟緊急。河工不許枉道回家。在途延緩。致令誤事。漕運衙門中飭舊例。曉諭運軍。遇淺即行盤剝。不許例外多帶重貨。以免淺闊。官軍故違。即便訪拏究治。再照黃河水性無常。來春仍或復入故道。亦要相度機宜。量爲經理等因。具題奉聖旨依擬欽此。

修濬運河第二疏

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據工部管理河道都水清吏司郎中鄭綱呈。據委官徐州知州魏頌管河判官項情沛縣知縣楊政管河主簿王廷相等。各會呈前事。勘得徐沛一帶河道。自胡陵城閘起至沽頭三閘并謝溝新興黃家閘下。至徐州止。共閘七座。計里一百六十有餘。先年河身低下。閘座啓閉以時。泉源接濟。自濟寧直達徐沛。復有嶧山滕鄒等縣諸泉。或由金溝淺而入運。或匯昭陽湖而積水。舟楫順利。糧運通行。自正德年間黃河決口。流出沛縣飛雲橋地方。西水東注。漫浸各閘。自後飛雲橋淤塞。河水復自魚臺漫入運河。然河流衝決。奔突無常。引河濟運。利害相半。河流便於行舟。閘座日就頽廢。本年八九月以來。黃河遷改。將原出穀亭口以漸淤塞。岔爲二股分流。十月以來。通將二股淤塞斷流。各閘淤淺。舟行艱難。但河性通塞往來莫測。目前惟當疏濬淤淺。修復閘座。以通漕運。先事預處。以復舊規。但糧運期早。彙聞皇

木陸續將至。必須併工急挑。期於三月完工。方不有誤。今沿河中流逐里測量。自胡陵城開起。至沾頭上開止。計五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各淤淺不等。俱該挑濬。自沾頭上開起。至黃家閘止。內止淤淺三十七里。亦該挑濬。河面廣闊。急難盡濬。兼恐水流散漫。每里俱用挑閘一十丈。爲準。職等公同各官。每深廣一尺。取泥秤重一百四十斤。每筐可抬泥一百斤。仍計自河至岸。廣狹若干步。每夫每日可抬泥筐數。如閉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四人抬泥。一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抬泥七十筐。明年春早。自正月十五日起。至二月終止。除風雨休息。每夫實做工三十日。自胡陵城起。至沾頭上開止。應挑淤淺五十七里。共用夫一萬五千九百六十名。自沾頭上開起。至黃家閘止。應挑淤淺三十七里。共用夫五千一百八十名。更修閘七座。每閘用人夫七百名。共用夫四千九百名等因。到職。案照先爲前事。奉總理河道劉都御史劄付。已經備行。仰各官勘議去後。今據前因。隨會同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親詣各該地方覆勘。與各官所議相同。會議得濬河修閘。通用夫二萬六千四十名。合照舊例。於淮揚二府徐州正派。并調各處淺夫不足之數。量調附近黃河等夫。并願募應役。各於年裏派調停當。各府委佐貳官一員。總部每州縣委佐貳官一員。分部預備濬河筐扛鐵鑿等項器具完備。各於正月初間。委官督領。刻期於正月十四日到工。內均徭編夫自備工食。但加賞勞。正派夫役。照例日給食銀。

一分五釐。顧募人夫。照例日給工食銀三分。仍先於年裏估計。開座停當。投分採取石塊。動支河道椿草各項銀兩。買運石灰。鑄造鐵錠。并椿草板木打壩修閘。物料齊備。及動支舊開河剩。下徐州各廠杉木石塊。先儘取到。俱候凍開興工。修理開座。挑濬淤淺。刻期在糧運船隻未到之先完工。若雨水勻和。泉源充溢。斯則開座無窮之利。但恐天時亢旱。諸泉之水不足以供各閘之用。糧運阻滯。事勢急迫。則於黃河梁靖口迤東岔河設法疏濬。下從泥河出孟陽泊口。以急濟漕運。寧費財力。亦不敢惜。及查先年黃河流決。開座不用。原設專管沽頭等閘主事一員。各閘官吏俱盡裁革。開溜淺鋪人夫十留一二。餘皆革去。目今各閘既已興復。原設主事并各閘官吏俱乞奏請銓補撥充。各淺人夫俱照舊編派。其人夫工食賞勞并採運石塊備辦。糶麻石灰物料人匠工食俱於河道貯庫銀兩。公同兵備查應。兆責委府州縣正佐廉幹官員估計。買辦支用。工完之日。通將顧募調過人夫。動支過錢糧。修濬過工程。備悉造冊繳報。再照積水行舟。終不如揚帆開面之速。况開座久廢。而新復運河久淤。而初通。尤乞申明漕運舊規。遇淺即行盤剝。嚴禁例外。不得多帶客貨。庶開河可以通行。糧運亦無淺阻矣。具呈及據徐州兵備廉管河副使查應兆會呈相同等因。到臣。案照先據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勘呈。看得今嘉靖十三年七八月以來。黃河變遷。將穀亭河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流曹縣榆林集岔分一股。

向東南流出徐州小浮橋口。又自單縣侯家林岔分一股向東北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運河等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誠恐水盡南向則魯橋下及徐州一帶河道必須大加挑濬導引。濟寧以下一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糧運不致阻滯等因。會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行直隸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公同管河郎中鄭鋼督率各該府衛州縣掌印管河管泉等官親詣勘議。及臣具本題知外。續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報。新開榆林集并侯家林分流二河上源曹縣岔河口。自十月初旬以來。水勢南流順便。東行者漸緩。至本月十八日黃水盡歸梁靖口南趨。致將本口并新分榆林集侯家林二河俱淤塞平滿。見今斷流緣由到臣。除北河事宜已經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題外。臣會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得建閘積水以通運者。先朝百餘年之舊規。藉黃河之水以濟運者。邇年一時之近利。今黃河一旦遷改。雖河性閘測。而先事當防。國計至重。豈容少緩。徐沛百餘里間。凡運道之淤淺。閘座之頽廢者。目前舉須修濬。各官所議利害甚明。經畫亦常。前項人夫合於淮揚徐三府州儘調河道淺閘塘壩黃河等夫四千名。沛縣空閘接遞夫二千四十名。俱係均徭編僉。各令自備工食。但量加賞勞。正派人夫一萬名。照例每名日給食銀

一分五釐。願募人夫一萬名。照例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但閉閘絕水。則人力易施。入水取泥。則成功難必。照得濟寧南旺河道例。該三年兩次大挑。嘉靖十四年春。適當應挑之期。例該工部管河郎中呈部奏請。於二月初一日興工。至三月終止。閉閘絕水。禁止往來。鮮貢船隻。係是舊規。合無趁今大挑之期。預於年裏將前項人夫起派。願募每州縣選委佐貳官一員。分部。每府選委佐貳官一員。總部仍委徐州兵備躬親。催督調發。修閘灰石鐵旋板木椿草等料。俱於年裏買辦。採運到閘完備。俱候春初。人夫於正月十五以前到工。并各閘俱俟凍開。上自南旺。下至黃家閘。閉絕水。禁止往來。船隻盡地分工。并北河原議夫役。亦合量增。併力挑濬。修理完工。以俟皇木糧運早至。臣等仍申飭運卒。不許例外多帶貨物。臨期再行多方疏引。接濟。及夫果不敷。量爲添願。以期國計無誤。再照徐沛河道廣闊。閘座稀少。較之濟寧河狹。閘密者。猶有不同。是以故老相傳。先年運舟有累旬累月。方過沾頭三閘者。况今淤淺量挑。閘座新復。若果將來天旱泉微。皇木糧運阻塞。事勢迫促。方如各官所言。將梁靖東流岔河量加疏導。以圖急濟。此則甚不得已一時之權也。如蒙乞勅工部再加計議。早爲上請。行下。臣等預行征調。及期興工。尤望天語叮嚀。各官有能體國效勞。實心幹事。經畫有方。及憚勞避事。因循怠玩。處置乖方者。俱聽臣等旌舉參劾。再照沾頭等閘。上去濟寧。下至淮安俱遠。舊設主事一員。管理。近

年黃河入運。閘座盡廢。主事並沾頭三閘。謝溝新興黃家胡陵城等七閘。官吏俱經裁革。今閘座旣復。前項各官似應復設。乞勅吏工二部再行計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請前主事并閘官照舊銓選行下臣等。將吏役并閘溜等夫。悉照舊規編撥應役。則運道百年之舊規可以完復。國計允有賴矣。工部議覆。詳觀前後二疏。經理南北兩河。明燭機宜。才優經濟。誠一勞永逸之圖。國計無窮之利也。似此總理憲臣。數十年以來所罕見者。况經會官勘議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之日。通前請勅一道。馬上差人齎付本官。重其事權。專其責任。山東河南及南北直隸司府軍衛官員悉聽節制。見今守巡該道并治河等官。廉能者選委。闕茸者即便更換。照依原擬調集各項人夫。俱限明春正月十五日以前興工。河道大加挑濬。閘座隨宜修理。如夫數不敷。隨宜添顧。合用料價工食。查照本部先議。動支兩淮餘鹽銀八萬餘兩。山東河南二省戶部開納事例銀各二萬兩。及動支原議河道椿草各項貯庫銀兩。通融估算支用。再照沿河閘座頽廢二十餘年。上下淤泥壅積三百餘里。一旦修濬。委的工役浩繁。相應添官分理。以圖工程早完。庶幾糧運無滯。但本部近因營建宮殿。修舉廟制。屬官差遣數多。合無移咨吏部於內外相應官內推陞才識優長諳曉河道郎中二員。請勅前去。一員會同郎中郭敦。一員會同郎中鄒綱。俱仍聽都御史劉經畫委任。分投督理。務要同心協力。共濟時艱。工完之日。奏請回部別

用其沽頭閘主事亦就銓選老成官一員前去管理三年更代各閘官吏人夫照舊添設先年印記查給用使仍備行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馬嚴督各處領運官軍遇淺即剝不許多帶重貨及行各該管洪管閘管泉主事等官務要親詣淤淺去處各行起夫挑浚勿致阻誤皇木糧運工完造冊奏繳本部仍將都御史劉勞績奏請擢用其承委大小官員果有實心幹理懋著勤勞者本官指實具奏以憑上請陞賞怠玩僨事者參劾罷黜中間若有未盡事宜悉聽都御史劉從長區處便宜行事等因具題奉聖旨是這疏通運河係國家緊急事務劉天和所奏具見用心着寫勅與他作急督理一應司庫軍衛等官俱聽節制務要刻期完工以圖永久其餘依擬欽此

問水集卷三

問水集 卷四

【奏議】

議築曹單長堤疏

爲會計預備嘉靖十四年河患事。據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曹濮兵備兼管河道副使呂陶呈。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勘得曹縣地方梁靖口東行岔河於嘉靖十三年十月以來淤塞斷流。見今調派人夫數萬名挑濬淤淺運道數百里。并修理閘座。所費錢糧不貲。誠恐奉夏黃水發長。復衝魚臺等處。則前工盡棄。照得梁靖口東行岔河口必須先築壓口縷水堤一道。長三里。以防黃水東衝。一面將曹縣八里灣起至單縣地方侯家林接舊堤頭止未完長堤八十里。應該修築大堤一道。根闊五丈。頂闊一丈五尺。通融折算自頂至根闊三丈二尺五寸高一丈。取土遠近不等。酌中每方廣一丈高六寸爲一工。每丈該五十四工。每里該九千七百二十工。每夫做六十工。每里該夫一百六十二名。外總小甲火頭十二名。共一百七十四名。八十里共夫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名。每夫一名該分工一丈一尺一寸零。實做工兩個月可完。外

採柳栽柳用夫一百八十名。共用夫一萬四千一百名。遵照總理河道劉都御史案行規制。密栽臥柳低柳深柳。行及伏秋。必將長茂根株盤結。自可備其復衝。則運道功成。保無患害矣。及照築隄合用人夫數多。查得黃河原額均徭白夫共三千七百名。外該調大名府蒲河夫三千三百五十名。仍令每夫一名添雇一名。共夫一萬四千一百名。內均徭河夫自備工食外。願募夫每日工食銀三分。相應於河道銀內支給。其岔口縷水堤量調曹縣等處近放回下三則原編白夫一千餘名修築。庶使大工早完等因。到道據此。覆議得謹始所以慮終。有備斯保無患。故爲長久之計者。當爲遠慮。而憚目前之勞者。必貽後憂。先年黃河善決。東逼運道。蒙總理河道侍郎潘修築長隄一道。以防奔潰。以障漕河。自曹縣娘娘廟直抵沛縣。綿亘百餘里。巋然尙存。但彼時或因財力不敷。或因人言阻撓。中間未築隙隄。自八里灣以及侯家林上下八十里。缺而未合。設使當時前隄果就。黃水無路可通。魚臺金鄉單縣等處。豈至滄沒。運道開座。豈至淤塞。如今日哉。識者每每恨之。今黃河旣已南趨。不藉行舟。積於空虛之地。而運道見行修濬。會集財力。將圖永久之規。前項長隄。若不早爲接築。萬一今後黃水復至。衝壞開座。淤填漕河。阻滯糧運。則工力徒費。國計何賴。誠宜早見而預待之。非小小舉措也。所據接築前隄并岔河口添築壓口縷水隄一節。旣該本官勘議停當。俱應依擬施行。則黃水不復爲患。運道永保無

虞矣。開呈照詳到臣。案照先准工部咨。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該臣等題工部覆議。看得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題稱。黃河南徙。則其利盡失。而害獨存。必須大濬河道。淤淺。修復閘座。以復舊規。相應依擬。將府州縣該調夫役。選委官員分部。俱限明春正月十五日以前。赴工。及稱黃河水性無常。來春仍或復入故道。亦要相度機宜。量爲經理。題奉聖旨。依擬欽此。備咨到臣。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竊惟我朝建都上游。永樂間。特命尙書宋禮。大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疏濬濟寧北至臨清前元會通河三百餘里。增建閘座。導引汶水及山東諸泉。以通漕運。爲國計萬世無疆之利。百餘年間。未聞大加挑濬。縱遇淺澀。或天旱泉微。亦不過盤剝寄頓。及到濬稍遲爾。初未嘗有淤塞不通之患。亦未始資水於黃河也。又且上自河南原武。下至山東曹縣七八百里間。每歲於黃河北岸築隄捲埽。防其北徙。勞費動以億計。往歲河決張秋。大傷運道。是其明驗。自黃河入徐沛。舟行閘面。皆以爲順利矣。然亦不過二百餘里爾。而上至南旺。北至臨清五百餘里間。則仍全賴汶水諸泉之利也。議者泥近小而味遠大。臣竊惑之。邇年河漸北徙。將及濟寧矣。淤填河道。廢壞閘座。衝廣河身。阻隔濟寧以下諸泉。是其爲害。豈小邪。今一旦南徙。至役四省之民。以疏濬河道。修復閘座。勞費不貲。萬一今歲復入運河。則數百里間。必將復淤。前功盡棄。爲患愈大矣。臣等前議濬河未及築隄者。蓋慮工役并興。恐

顯此失彼。爲慮猶未周也。是以工部議行臣等相度經理。蓋此事預防欲收全功。爲一勞永逸之圖。誠爲國計至慮。仰荷俞允。已行欽遵各官。所議前隄。委應修築。但沛縣以下。黃水久衝河道。廣闊倘遇天旱泉微。未免淺澀。稽遲糧運。及照徐呂二洪與閘河不同。必賴黃河之水。然後深廣利濟。是以臣等二次疏內。議稱若果將來糧運阻塞。事勢迫促。方將黃河量加導引。下出泥河。爲甚不得已一時之權。然勢難兩遂。今幸趙皮寨南徙。黃河於嘉靖十三年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地名太丘回村等集。陸續衝開數口。下注山西坡湖。轉向東北流。經直隸蕭縣城南。仍出徐州小浮橋口。下濟徐呂二洪。殆由天相。川靈效順。不假人力。見今二洪舟行無阻。春夏水長。必愈深廣矣。其沛縣以下。將來如果水流散漫。舟行淺澀。臣等自當多方竭力。隨處疏濬。俟數百里淤塞既通。肆省民力。息肩之後。又當廣詢長策。別圖久遠。目前惟當權其輕重。緩急先濬運河。以通漕舟。補築長隄。以防黃河。以保運河而已。若預計利害。曲爲趨避。過爲疑慮。以隳近功。則臣之罪大矣。固亦臣所不忍以仰負陛下。自負平生者也。除遵照該部覆議。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備行。副使呂陶督率同知戴纓。通判陳萬言等。相度經理。調領河道人夫。動支河道銀兩。依限修築前隄。工完具奏。及行直隸河南山東各管河副使。將蕭縣新開并梁靖舊口河水再加疏導。接濟三洪外。具題工部議覆。看得挑濬淤淺。以除運河之患。增築隄岸。以防

黃河之決。二者相須不可缺一。既經議處停當。相應依擬修築。務使隄岸堅固。一勞永逸。所據蕭縣新開并梁靖舊口河水接濟二洪。亦爲緊要。其直隸河南山東各管河副使再加疏導。以免淺涸之虞。務各勉盡心力。不分彼此。庶克有濟。如有怠職誤事。以致阻滯糧運。指名參究等因。奉聖旨依擬。欽此。

薦舉方面疏

爲薦舉河道方面官員事。臣奉命總理河道。已嘗閱歷山東河南直隸等處。凡利病之咨詢。修濬之方路。與夫徵調督理。多於藩臬長貳及管河守巡兵備等道是賴。固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知而獨任也。除到任太淺者。未敢遽舉外。其間識足以達變。材足以任事。凡有裨於河道者。臣誠不敢蔽。謹遵勅諭。一一爲陛下陳之。在山東如布政司左布政使張欽。持守不阿。臺憲之風裁久著。出納惟慎。藩宣之譽望尤彰。右布政使秦鉞。材猷練達。亦旣效于累遷。器量宏深。自可期其遠到。先任按察使。今陞浙江右布政使范輅。剛方不拔之操。遇坎珂而已彰。清慎有爲之譽。隨遷轉而益著。先任分守東兗道參政。今陞河南按察使李顯。性恬澹而守不移。材練達而事克濟。先任曹濮兵備兼管河副使。今改廣東提學周瑯。學術純正。歷中外而資望已深。器

度端疑。治河防而勤勞久著。在河南直隸如布政司左布政使孫懋。官久而持守不渝。政繁而弛張得體。按察司帶管河副使唐符。練達之材。勸勵之政。河防兼理。勞績居多。管河副使胡宗明。穎敏之資。隨所處而施無不宜。精練之材。隨所至而事無不舉。憲度尤嚴。河政有賴。潁州兵備帶管徐州兵備兼管河僉事李宗樞。厚重不撓之器度。遠大堪用之材猷。兼理河防。議處精當。之數臣者。是皆有裨河道。一時之良。其餘藩臬雖賢。顧於河道無關。臣殊不得而概舉也。如蒙乞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欽等量其年資。以次擢用。則庶官知勸。河政修舉。而國家亦允有賴矣。

舉劾有司疏

爲舉劾河道有司官員事。臣奉命總理河道。凡掌管河及帶管河道有司官員。舉嘗留心詢訪。或驗諸施爲。或審諸輿論。其間有益河道及怠政殃民者。舉不敢蔽。蓋匪惟河政之興廢所繫。而民生之休戚攸關。况當考察庶職之期。謹一一爲陛下陳之。如直隸河間府知府喻茂堅。年資深而譽望累彰於薦剡。事體練而勤勞兼著於治河。揚州府知府侯秩。正大不阿之操。精練有爲之才。山陽縣知縣王汝楫。地當繁難。政皆修舉。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戴櫻。才足勝劇。

事不避難。河南睢州知州胡瑞，節財愛民之譽已彰。治隄衛民之績尤著。詳符縣知縣劉九容，令嚴而邑事畢舉。才敏而河政兼修。此皆有裨河道。政亦宜民。所當薦揚者也。如山東金鄉縣知縣王宇，坐視水患。志惟亟於征求。任用匪人。利交通於關節。單縣管河主簿馬琇，老病艱於拜起。貪求志在圖歸。河南原武縣典史董昌，修堤侵尅。託疾逃避。此皆怠政殃民。亟當罷黜。內董昌猶合提問者也。山東汶上縣知縣沈暄，兩耳頗覺重聽。百務悉皆廢弛。但到任尚淺。似應仍改教職者也。山東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材暗劣而驅策不前。事糊塗而遲誤已甚。夫役數盈七千名。河道遠逾二百里。責任繁重。委難支持。始猶勉強。而操守未虧。近因戒飾。而志向漸異。况今工役繁興。決非庸才可濟。滕縣知縣林春，一令不行。諸務廢闕。河夫累百。舉不赴工。河南永城縣知縣戴亨，河徙而民瘼罔知。才弱而吏弊滋甚。此皆才力不及。內丁鵬年力未衰。林春操守未虧。戴亨歷任未久。授以簡僻。尚堪効用。此則似應改調者也。伏望皇上軫念治河重務。國計所關。掌印管河責任均重。乞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喻茂堅等以次擢用。王宇等速加罷黜。內董昌仍行提問。沈暄仍改教職。丁鵬等量調簡僻。則舉措攸宜。河政無誤。而國計亦允有賴矣。

改設管河官員疏

爲復設管河官員以專責任事。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查得接管卷內先該原任本道副使齊之戀汪濬并帶管副使唐符呈。節據開封府管河同知王景明蘭陽縣知縣白汝翼等各呈前事。要於蘭陽儀封封丘原武四縣復設管河主簿。歸德睢州添設管河判官各一員。專管本州縣河堡夫役錢糧等因。俱經具由通呈。向未蒙示添補。切照黃河爲患。由來轉徙無常。以故沿河設官。亦因而增減不一。比與他官可以預定而額設者不同。先年原武蘭陽儀封等縣。各設有管河官一員。必非得已。至嘉靖九年止存鄭州及陽武祥符考城等縣共官四員。餘皆裁革。雖云奉例。實因一時河勢緩急。以爲去留。近該本道巡歷濱河一帶州縣。除武陟以上未暇備陳。自原武下至封丘。河漸北徙。縣南長隄。日被大河侵削。原武去河只數里。封丘僅十餘里。雖有護城縷水新隄。而隄防捍禦。歲無寧息。蘭陽儀封而下。勢益危迫。近因河經趙皮地寨方。分而爲二。蘭陽濱寨之西北。儀封濱寨之東南。四分五裂。腹背受水。至於睢寧則又分而爲二。一由歸德夏邑永城以達徐淮。名曰挑河。一由寧陵柘城鹿邑以達亳泗。名曰渦河。綠上流趙皮寨分奪大河十之七八。而下流新隄淺狹。勢不能容。以故瀾漫沮洳。急宜經制。况

原武西有紅荆口。東北有黑洋山。封丘南有荆隆口。蘭陽北有銅瓦廂張村集。儀封東北有黃陵岡。睢州所屬有蔡家口。要皆黃河往日奔決故道。今當逼近河流。或直當河衝。其關繫於地方運道者如此。且原武有王村廠。封丘有荆隆廠。蘭陽有銅瓦廂張村集二廠。儀封有于家廠。各有節年收買物料錢糧。歸睢雖未設有廠分。每歲修築疏濬之費。動以萬計。其關繫錢糧出納者又如此。近雖暫委州縣佐貳或首領官管理。往往交代不常。緣以爲姦。虛費無補。皆由於此。甚至陰醫義官射利無恥之徒。夤緣充管。則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爲照治人治法之有無。自昔皆然。而任法任人之優劣。于今尤切。本職猥以庸材。叨茲重委。且親臨目擊。動慮乏人。職守所關。不容緘默。乞軫念河患重務。備查本道節次呈請會議轉達。於濱河緊要州縣。添設州判縣丞等官各一員。專管本州縣地方河防。兼理一應錢糧。庶河患有備而無虞。責成有官而非冗矣。呈乞照詳等因。到臣。會同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簡霄。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蔡鑾。議得河患有緩急。故建官之因革。以之。副使胡宗明所呈河患利害。亦已明備。蓋河分流則山東河南均受其害。今全河南徙。則河南一省獨受其害矣。上自蘭陽儀封。下及歸德睢州寧陵。永城夏邑等縣。皆當河之衝。洪流衝溢。巨浸沮洳。民患已極。誠可矜憫。而原武正當上源黃河北衝故道。封丘則先年北衝荆隆等口在焉。况黃河上流勢猶北徙。運道所關。最爲要害。疏

導隄防卒歲弗寧。支費錢糧。動以萬計。誠不可無專官管理。臣等復慮因事設官。過省固廢事。然過冗則擾民。查得陽武原武道里甚近。而原武河患尤切。合無裁革陽武見設管河主簿一員。却於原武復設主簿一員。兼管二縣河道。其封丘蘭陽儀封三縣管河主簿。委應復設。睢州應添判官一員。兼管柘城縣。歸德應添判官一員。兼管甯陵永城二縣各河道。惟夏邑縣境內黃河今歲改流。一支東北經蕭縣出徐州小浮橋口。下濟徐呂二洪。至爲緊要。蓋黃河舊由梁靖口。濟二洪之水。今已甚微。勢將淤塞。二洪運道。全藉此水。導引疏濬。關繫至重。合無特設主簿一員管理。庶因革損益。各適於中。官非冗而事不廢矣。如蒙乞勅吏工二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陽武縣管河主簿裁革。原武封丘蘭陽儀封四縣各管河主簿。照舊復設。睢州歸德州各管河判官。夏邑縣管河主簿。各添設專理河道兼管錢糧。則責任專一。而民患賴以少紓。運道利濟。而國計賴以不匱矣。

急缺管河官員疏

爲急缺管河官員事。嘉靖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臣於魚臺縣督理濟河工程。忽得邸報。知管河工部郎中鄧綱已蒙欽陞浙江嘉興府知府。本官管修大工。幸已垂成。惟俟憑至赴任。但本官

所管河道。北自沛縣南至瓜洲儀真千有餘里。今春正月以來。因徐沛運河事重。晝夜在工。濬河修閘。罔敢少違。以是淮揚之間。凡湖隄壩堰。祇能委官分修防護。未遑躬親督理。目今正值糧運盛行。况徐沛河道新開之際。誠不可一日缺官管理。若候陞任新官至日。不無遲誤。竊照近蒙欽准添設修河工部郎中涂樾。原擬工完奏請別用。目今工已垂成。况本官性資明敏。材猷練達。凡所經畫。上下咸宜。若任之管河。誠爲有益。伏望皇上軫念漕運事重。國計所關。就近設官。事體甚便。乞勅吏工二部計議。即將涂樾改註管河。請勅行事。則建官惟人。而河政亦允有賴矣。

問水集卷四

問水集 卷五

【奏議】

治河功成舉劾疏

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據南北河管工工部管河郎中郭敦鄭鋼協管河郎中李仁淦
樅管閘主事邵元吉管洪主事張鐘山東布政司分守右參議王暘按察司曹漢兵備兼管河
副使呂陶分巡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等會
呈。據北河委官濟寧州知州范斌等開報挑濬過白師家莊以上起至魯橋日照縣工止河道
長一千一百四十八丈一尺。青州府通判陶轍等開報挑濬過自魯橋日照縣工起至乾河溝
益都縣工止河道長一千八百一十二丈。棗林閘月河一道長七十二丈。修完師家莊魯橋棗
林等閘三座。東昌府同知孫廷相等開報挑濬過自乾河溝朝城縣工起至釣魚嘴聊城縣工
止河道長一千六百四十丈。南陽閘月河一道長三十丈。修完南陽閘一座。濟南府同知高廷
璋等開報挑濬過自釣魚嘴蒲臺縣工起至上淺鋪德州工止河道長二千九百零八丈。穀亭

閘月河一道長三十五丈。修完穀亭閘一座。東昌府通判黃鏡兗州府同知戴纓等開報。挑澇過自土淺鋪滋陽縣工起至陳美莊費縣工止。河道長二千四百四十丈。修完八里澇閘一座。河南開封府推官牛兆祥衛輝府同知王聘懷慶府通判裴巖等開報。挑澇過自陳美莊祥符縣工起至沛縣胡陵城閘上止。河道長二千七百二十四丈。孟陽泊閘月河一道長九十四丈五尺。修完孟陽泊閘一座。俱於三月三十等日通完。四月初十等日徹壩開閘放水行舟。南河委官徐州判官項情等分委官天字號起至張字號止。千戶劉勇等開報。挑澇過胡陵城起至廟道口止。河道長二千三百六十六丈八寸。胡陵城閘月河一道長七十六丈。修完胡陵城閘一座。寒字號起至出字號止。百戶等官張政等開報。挑澇過廟道口起至沽頭上閘止。河道長三千四丈一尺五寸。修完沽頭上閘一座。崑字號起至潛字號止。義官李士通等開報。挑澇過沽頭上閘起至謝溝閘止。河道長二千七百八十六丈一尺。修完沽頭中沽頭下謝溝閘三座。月河壩堰二道。羽字號起至推字號止。判官等官彭縵等開報。挑澇過謝溝閘起至黃家閘止。河道長二千八百八十七丈五尺。修完新興黃家閘二座。通泉減水閘一座。逼水順水壩共六道。各於三月二十八等日通完。開放水行舟。南旺委官濟寧衛經歷楊錫等開報。挑澇過南旺一帶淤淺河道長一萬七百七十三丈四尺四寸。補修過開河起至長溝止一帶運河東

堤長一千六百三丈五尺。栽植過大長溝起至濟安橋止柳八萬八千八百二株。於三月初二日完工。曹單委官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大名府管河通判陳萬言接管河照磨宋仲等開報。修築過曹縣八里灣起下至單縣侯家林止大堤一道長一萬零二百六十丈。并築過岔河口壓口縷水堤一道長五百四十丈。俱於三月初七等日完工。及於堤兩邊縱橫逼栽高柳臥柳編柳低柳深柳共二百七十二萬五千三百零九株。并各役過正派正調添顧協助等項人夫。動支過錢糧買辦支用過物料椿草杉木等項支剩扣留交還過銀兩物料器具等項數目。及據委官揚州府管河通判閔廷珪宿州衛指揮使梅希孔城武等縣知縣趙恆等開報。支放過銀兩數目。泰州判官吳麟開報。總委查催完過前項工程各緣由。到職等會同案照節奉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劄案。及該各道抄蒙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管緝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各案驗俱爲前事。又節奉劉都御史劄案爲河道淤淺阻滯糧運事。爲會計預備嘉靖十四年河患事。爲疏濬運河以通漕運事。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案驗爲疏濬運河以通漕運事。俱節該工部題奉欽依各備行欽遵。隨節奉劉都御史劄案北河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管緝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巡撫河南都御史簡霄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蔡襲。南河會同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照糧運

伊邇事勢迫切。州縣掌印正官俱各應朝。一失期限。即至債事。并將原擬夫役通融調撥。及從宜添調添顧。兼慮署印官編夫生弊。開立條件。案行各道。行仰各照概州概縣均徭銀數計算均編。及各鄉各里挨次順編。每五十名爲一隊。定擬置備鐵鑿筐杠等項器具。預期調集。聽候各委佐貳陰醫義散等官督領。於本年正月十五等日陸續到工。及蒙劉都御史公同職等委官將各州縣夫役盡地分工。戒諭管工官員。不許凌虐。令其人自效力。早完早放。及議得郎中主事守巡管河各道。亦應盡地分管。方克有濟。內北河則郎中郭敦分管青州府工。并修師家莊魯橋棗林三閘。及勘得魯橋以上至師家莊河道淤淺。亦須挑濬。就近行委郭敦兼管副使張時徽分管東昌府工。并修南陽閘。參議王暘分管濟南府工。并修穀亭閘。僉事謝蘭分管兗州府工。并修八里灣閘。郎中李仁則兼管濟南兗州二府工。并修穀亭八里灣二閘。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分管河南開封衛輝彰德三府工。并修孟陽泊閘。其南旺一帶大挑淤淺。今勘得原勘尙有未盡者。難以拘定原題丈尺。及郎中郭敦所管魯橋以下河道相離寫遠。行委管閘主事邵元吉專管南旺工程。倍加挑濬深遠。及補修開河起至長溝止運河堤岸。栽植長溝以下直至濟寧柳株。副使呂陶專管修築曹單長堤。僉事周相專管催督青州圖府夫役。南河則副使查應兆分管胡陵城起至廟道口止。并修胡陵城閘。郎中涂礎分管廟道口起至沾頭上。

開止，并修沾頭上閘。郎中鄭綱分管沾頭上閘，起至謝溝開止，并修沾頭中沾頭下謝溝等三閘。主事張鏗分管謝溝開起至黃家開止，并修新興黃家二閘。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案行各道，將本省夫役上緊督令分工催促，不許延推。又該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曾紳案行各道，往來監臨管理，趁時如法挑濬修築閘節。蒙劉都御史督同各職，議得原勘之時，河水尙盈尺餘，近因閉閘禁水，方露河底。北河及南河胡陵城一帶，通係極稀深陷油泥，不能近前。著足，沛縣泗亭淺等處，俱係瓦礫，掘取倍難。沾頭等閘一帶，多係積沙，砂石雖鐵鏟不能入，復有溜沙，隨挑隨湧，杓杓不能取。及勘得各閘惟棗林閘面露石三尺，師家莊魯橋閘面各露石一尺五寸，穀亭閘面露石一尺，孟陽泊閘面露石一尺四寸，胡陵城閘面露石一尺八寸。以下直至閘底，盡係淤泥。南陽八里灣二閘，俱沒入泥裏，閘面以上仍有深淤不等。南陽閘面淤泥三尺三寸，八里灣閘面淤泥五尺，孟陽泊閘上河中泥淤殆若丘阜，難以拘定原擬挑深一丈之數。夫役不敷，恐致愆期，遲誤糧運，遵照勅諭從宜，及該部原議，夫果不敷，臨期再行添顧。題奉欽依事理，劄仰職等北河將山東正派夫每名添顧一名，河南夫量行添調。及南河添顧人夫，并調顧洪夫多方設法，於淤泥之工，則用杉條板片椿木搭橋成路，先於中心取溝徹水，復用椿草攔河築壩，及用土用草縱橫鋪墊成路，通用去秋新製鐵兜杓方杓杏葉杓竹夾等器。

數萬具。魚貫撈取。其油泥最稀者。則用木管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鐵鑊。溜沙之工。則用布杓。沙姜石之工。則旋製鋸齒鐵叉。寸寸鑿之。至二月初間。夫方到齊。工方就緒。復慮大衆聚處。疾病易生。事關民命。所當矜恤。備仰職等。動支官銀。買辦藥材。北河則每府南河則每一總工。各選委誠實官員。醫道頗精醫生。及旋製錠藥。印發簿籍。逐日各分兩路。自工首至尾。逐隊問病察脈。用藥。姓名記簿。及慮夫役供送工食官銀。支運數多。又蒙巡撫都御史管楫。巡按御史郭圻。案委山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周徹。督率兵快前來。南北河適中處。所覓州穀亭地方。駐劄。往來巡邏。防禦盜賊。隨據各管工委官節報。取泥稍深。泉即迸出。竭力車戽。晝滅夜盈。重以雨澤頻降。河水愈盛。夫數仍少。又該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曾紳。星馳前來。公同閱視。恐誤漕運。添委官員。及該劉都御史劄仰職等。將南河量行添顧人夫。北河添調河道餘夫。并將南吐洩淺曹單築堤工完各夫。通融調撥。挑濬間。副使張時徹。工未及半。陞任去訖。又蒙行委副使呂陶星。馳前來接管。躬率職等。攔河添築上壩。一面將泉水稍淺之工。用新造水車。并多置柳斗數萬具。晝夜輪班車戽取水。併力急挑深廣。却將泉深之工。倒水挑濬。及議得黃水入運。致將河身衝廣。若欲全挑。非惟工力不敷。兼恐天旱泉微。水流散漫。遵照原題及模倣上源南旺運河規制。俱以面廣十丈。底廣五丈爲準。俾滂則水有所容。旱則水不致散漫。

又將河廣沙多所在添築順水土壩。一則攔阻沙流。一則約束河溜。免致淺阻。及勘得各關係元時及我朝永樂宣德等年陸續建設。高低原自不一。以致下開過低。上開易涸。備仰職等將各閘酌量高下。一以叢林閘爲準。餘閘各量培閘面。俾遠近高低一律。其閘底原低者。則量留脚板。不致走洩水利。上下開傍各從宜添築土壩。逼水歸閘。添修通泉減水石閘。及委主事邵元吉前來。催修各閘。又該劉都御史公同郎中涂樾等。看得南河各工。官有能否。夫有勤惰。每工効力者。則先期預完。延捱者。則過期未畢。難以照日給銀。兼恐人心怠緩。工程耽誤。劉仰涂樾等測驗工之難易。定與尺寸。顧募之夫。止論每工給銀三分。先完與過期後完者。俱一例均給。均衛人夫量加賞勞者。照依南旺大挑事例。每工給銀一分。正派者。每工給銀一分五釐。其北河查得山東添顧夫役。俱係正派夫內。貼丁各有一例。幫貼工食。其官給工食。難以再分等第。反致不均。議將正派夫。應給食銀四錢五分。及添顧夫。應給工食銀九錢。亦通融每名均給。人心方一。工程方次第。依限完報。復節據管工委官稟報。河廣淤深所在。隨挑隨墮。未免費工重挑。甚者墮至數次。期限已逼。夫役愁苦。間有逃者。深恐遲誤。復該劉都御史躬率職等。遍詣工所。宣布朝廷恩威。申明累奉勅旨。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勞之以飲食。撫之以溫言。夫役始皆奮力。職等晝夜在工。勞勉督調。又經議呈。劉都御史選委附近州縣。應朝回還。

掌印正官知州范斌等前來。督夫併力重加挑濬深廣。比之原議工程。爲力數倍。隨該御史徐九臯前來。南河御史郭圻前來。北河各催督閱實。茲幸先後舉完。南河於三月二十九日開閘放水行舟。北河於四月初十等日自下而上。徹壩開閘放水。見今糧運官民重船通行無阻外。職等公同會查得上自南旺。下至黃家閘止。通共挑濬過淤淺河道并月河共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一丈四尺七寸。修完閘一十四座。逼水土壩八道。減水石閘一座。築過長堤縷水堤共一萬八百丈。補修過運河堤共一千六百三丈五尺。栽過柳共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一株。役過人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名。支過銀共七萬八千五百三十兩六錢一分二釐二毫四絲。及查得我國朝至今百六十餘年間。黃河入運。或淤或決。爲患者凡五矣。前此治之。率以九月或年餘。或二年工成。間有數月成者。役夫至二十五萬餘。今次南北河之淤及南旺上下之淺。曹單之堤。不下數百里。夫役錢糧爲數甚簡。而用工僅餘兩月。即幸告成。河道大通。糧運不誤。且雨暘時若。人心安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是皆仰荷我皇上聖德潛孚。聖澤深厚。以故神明協相。羣策畢效之所致也。職等曷勝慶幸。將前項完過工程緣由并將各總管分管工程大小軍民職官分別相應。旌舉獎勵犒勞戒飾提問參問等第職名。填註考語實跡開報到臣。查得臣節該欽奉勅疏。迪運河。係國家急務。徐沛一帶河道。先年被黃河爲患。近得爾奏。

稱黃河遷改河道淤塞。要行濬河修閘。以復舊規。具見爾竭誠體國。深謀遠慮。該部議覆前來。相應依擬。爾須親詣治河一帶。用心相勘。凡河道淤淺。當挑閘座廢壞。當修者。即便督同南北管河郎中。選委能幹官員。調集人夫。作急興工整理。務要修濬如法。刻期成功。以圖永久。合用人夫錢糧等項。悉照該部議奏事理施行。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司府軍衛等官。俱聽爾節制。委用中間。有能懋著勤勞者。具奏陞賞。怠玩僭事者。參奏治罪。凡合行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便宜處置。爾爲大臣。受茲重託。宜大展材猷。悉心經理。務使河道大通。糧運無滯。以爲一勞永逸之圖。斯爾之能。毋或愆期誤事。有負委任。欽此。欽遵。及准工部咨前事。該臣題據山東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帶管曹濮兵備兼管河道僉事謝蘭呈。據委官兗州府管河同知等官。戴纓等呈。勘得黃河上源曹縣岔口河。於嘉靖十三年十月十七八以來。已盡淤塞。斷流。會議得自魯橋直抵徐州。泥沙沉壅。未易疏通。自師家莊閘至黃家閘。石塊動移。實難啓閉。河道廣闊。一日豈能盡挑。中間固有閘座原高。當盡去泥淤。直求原底者。亦有閘座原低。因其水勢之平。量培閘面。僅去泥淤之半者。自魯橋至胡陵城止。逐里測量。折算各淤深一丈二尺九寸。今通融以挑深一丈。而闊十丈。爲準等因。到道。會同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張欽本司署印僉事周相帶管東兗道左參政丘民範。同工部管河郎中郭敦。管泉主事段承思。管閘主事邵元吉。會

議覆勘相同。具呈照詳。及據郎中郭敦呈稱。會同各官覆勘相同等因。到臣。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得。理有經權。勢有緩急。自黃河入運。漕舟通利。而淤填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今一旦南徙。則其利盡失。而害獨存。目前必須修濬閘座河道。以完復百餘年漕運舊規。爲永久無疆之利。所據調夫并各工食。查有嘉靖七年開挑新河事例。及查河南河夫。亦應量調一半。明春例該大挑南旺。亦係緊要。合無存留人夫挑濬。其餘亦應量調。今次合於濟南東兗青州四府。查照舊規派夫。照舊每名日給食銀一分五釐。兗州一府所屬閘溜淺鋪等夫。曹縣等處黃河堤白夫直隸大名府堤白等夫。河南河夫。俱均徭額編。各令自備工食。但量加賞勞。夫數如果不敷。方行隨宜量顧。或通融調撥。務求財不費而事集。但數百里淤淺之挑濬。閘座之修復。取辦一旦。爲力甚難。明春糧運在邇。爲限甚迫。四省夫役之徵調。極難齊一。郡縣掌印官員。又當應朝之年。萬一夫役工程少過期限。即至債事矣。乞勅工部會同再加詳議。速爲上請定奪。行下臣等。於今十二月以裏。通行派調夫役。採運物料完備。定委官員總部分部。務於正月十五以前到工。閉閘絕水。畫地分工等因。該部議稱。看得是皆本官目擊河患。酌量緩急之宜。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又經會同撫按等官勘議停當。相應依擬。合咨都御史劉天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卿。并山東河南等處各巡撫都御

史及轉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督同守巡兵備管河等官照依今議事理合將該調夫役選委廉幹官員分部管領俱限明春正月十五日以前赴工不許後期誤事及行本部管河郎中郭敦鄭綱等動調沿河開溜等夫查取收貯河道椿草銀兩選委軍衛有司管河官員起解應用但前項河道事干三省工併一時總理官員必須專其委託重其事權庶克有濟本部仍請勅一道齎付都御史劉天和令其欽遵便宜行事各該撫按守巡并管河郎中務要同心協謀共濟厥事毋分彼此致誤漕運大計其司府掌印管河等官并承委大小官員果能終始用心著有勞績就行據實薦用如有乖方阻撓妄費錢糧賣放夫役等弊應問者拏問應參者參究中間一應未盡事宜聽其就彼從長計處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再照黃河水性無常來春仍或復入故道亦要相度機宜量爲經理工完造冊奏繳等因覆題奉聖旨依擬欽此又准工部咨亦爲前事該臣題據工部管河郎中鄭綱呈據委官徐州知州魏頤等會勘得徐沛河道黃河遷改淤塞斷流各開淤淺今沿河逐里測量自胡陵城開起至沾頭上開止俱該挑濬自沾頭上開起至黃家開止亦該挑濬河面廣闊急難盡濬每里俱用挑闊一十丈爲準更修開七座等因到職具呈照詳及據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會呈相同等因會同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得建開積水以通運者先朝百餘年

之舊規。藉黃河之水以濟運者。邇年一時之近利。今黃河一旦南徙。先事常防。國計至重。豈容少緩。徐沛百餘里間運道之淤淺。開座之頽廢者。目前舉須修濬。合於淮揚徐三府州儘調河道。夫沛縣空閑接遞夫。俱係均徭編。僉各令自備工食。但量加賞勞。正派夫日給食銀一分五釐。顧募夫日給工食銀三分。預於年裏派顧委官分部總部修開灰石鐵錠等料。俱於年裏買辦。俱候正月十五日以前到工挑濬修理。夫果不敷。量爲添顧等因。該部議稱詳觀前後二疏。經理南北兩河。明燭機宜。才優經濟。誠一勞永逸之圖。國計無窮之利也。况經會官勘議前來。相應依擬。合通前請勅一道。齎赴本官。重其事權。專其責任。山東河南及南北直隸司府軍衛官員。悉聽節制。照依原擬調集各項人夫。俱限明春正月十五日以前興工。河道大加挑濬。開座隨宜修理。如夫數不敷。隨宜添顧。合用料價工食。查照本部先議。動支兩淮餘鹽銀八萬兩。山東河南兩省戶部開納事例銀各二萬兩。及動支原議河道椿草各項貯庫銀兩。通融估算支用。再照沿河開座頽廢二十餘年。上下淤泥壅積三百餘里。一旦修濬。委的工役浩繁。相應添官分理。合咨吏部推陞才識優長。諳曉河道郎中二員。會同郎中郭敦鄒。俱仍聽都御史劉天和經畫委任。分投督理。務要同心協力。共濟時艱。工完造冊奏繳。其承委大小官員。果有實心幹理。懋著勤勞者。指實具奏。以憑上請陞賞。怠玩債事者。參劾罷黜。中間未盡事宜。悉聽

都御史劉天和從長區處。便宜行事。覆題奉聖旨。是這疏通運河。係國家緊急事務。劉天和所奏。具見用心。著寫勅與他。作急督理。一應司府軍衛等官。俱聽節制。務要刻期完工。以圖永久。其餘依擬。欽此。又准工部咨。爲河道淤淺阻滯。糴運事。該管河郎中郭敦呈稱。汶河泉水分注南旺二閘。遞年山水衝帶泥沙。淤塞河身。阻滯糴運。最爲要害。乞照先年事例。興工挑濬。該部議稱。看係漕運急務。節有舊規。相應依擬。合咨總理都御史劉天和起調夫役。分撥打壩。挑濬淤淺。務令深闊等因。覆題奉聖旨。是欽此。又准工部咨。爲會計預備嘉靖十四年河患事。本部題該臣題據山東按察司整飭曹濮兵備兼管河道副使呂陶呈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勘得曹縣地方梁靖口東行岔河。淤塞斷流。見今調取人夫數萬。挑濬淤淺運道三百里。并修理閘座。所費錢糧不貲。誠恐正二三月黃水發長。復衝魚臺等處。則前功盡棄。梁靖口東行岔河口。必須先行修築壓口縷水堤一道。以防黃水東衝曹縣。八里灣起至單縣地方侯家林接舊堤頭止。未完全長堤。應該修築大堤一道。根闊五丈。頂闊一丈五尺。高一丈。以備其復衝。則運道功成。魚臺等處皆無患矣等因。到道。開詳到臣。竊惟黃河一旦南旋。至役四省之民。疏濬修復。勞費不貲。萬一今歲復入運河。必將復淤。前功盡棄。目前惟當權其輕重緩急。先濬運河。以通漕舟。補築長堤。以防黃河。以保運河而已等因。該部議稱。看得挑濬淤淺。增築堤岸。二者相

須不可缺一。既經議處停當，相應依擬，合行調顧人夫，修築堅固，一勞永逸等因。覆題奉聖旨：依擬。欽此。又准工部咨：爲疏濬運河以通漕運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題稱：黃河遷改淤塞斷流，閘座復見淺阻不通，伏乞皇上俯察運河爲國家重計，勅下該部議擬，備咨總理河道衙門，擇委官員，動支河道銀兩，估買物料等項，派撥顧募人夫，於來春正月初旬興工修濬。若有怠緩誤事，冒破侵尅等弊，聽臣參劾究治。該部議稱：看與總理都御史劉天和先題事理相同。合咨都察院轉行御史徐九臯會同都御史劉天和，嚴督各該司府軍衛等官，刻期工完。早濟糧運。覆題奏聖旨：是欽此。俱經備咨到臣。欽遵。通行各官各道選委官員，調集夫役。於本年正月十五等日，各畫地陸續興工。臣於南北河適中處所，設亭鎮沙河驛駐劄。上下往來督理，指示方略，挑濬修理。至三月二十九等日，南河通完。臣公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開實開黃家等閘，放水行舟。北河候徹壩放水，已經具本題知。至四月初十等日，北河徹壩通完。臣即自下而上，開實開閘，放水行舟，通行無阻。及行各官查速去後，今據造報前來，除覆查相同外，臣竊惟運河國計所繫，凡宗廟軍國之需，營建宴賞之費，與夫四夷薄海之朝貢，京師萬姓之仰給，舉由是以達。而所慮爲運河之患，以則惟黃河而已。是以永樂間之淤，特命尙書宋禮正統弘治間之累決，先後命都御史徐有貞、劉大魯、侍郎白昂於淤則濬之，淤則塞之。雖

役夫用財至累億萬計。而不敢以爲費用。工至累時累年。而不敢以爲勞者。誠以國計至重。故也。自河入徐沛運道。衝決者數十年。今河忽南旋。運道淤塞者數百里。而糧運緊急。期限迫促。視前此永樂間之淤。漕舟海運。未由裏河。視景泰弘治間之決。河水盡流。不妨漕運。舉可以從容施者。猶不伴矣。况猶臣之薄劣。不逮前諸臣遠甚邪。仰荷我皇上神幾先物。容照無遺。俯納愚臣之敷陳。特允該部之議覆。綸音煥發。天語褒嘉。既假愚臣以便宜。謀猷務期於展布。復勉諸臣以協力。調度得免於稽違。用是大小臣工。罔不矢心戮力。奮勵之餘。仁懷義激。感戴之下。恩重身輕。是以役不逾時。民不久勞。而數百里之運道大通。累百萬之貢賦咸達。然使用工累月之間。倘遇暴雨河盈。及或疾疫遍作。則河工必不能完。糧運及緊急營建貢賦之舟。必不能達。臣等萬死之罪。亦無所逃矣。所幸時雨時暘。寒暄和適。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億兆同聲。歡欣仰戴。以爲前此未有。而河工甫完。澍雨隨降。泉盛水盈。萬艘直達。此豈臣等人力所能致邪。實皆仰荷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以故神明協相。羣策畢效之所致也。臣等曷勝慶幸。臣等曷勝慶幸。及照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大小諸臣。凡懋著勤勞。及容有怠玩僨事者。舉不敢蔽。謹遵勅諭。及該部題奉欽依事理。爲我皇上陳之。如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馬卿。巡撫都御史管榷唐冑。石僉都御史簡霄。巡按監察御史郭圻。曾紳。徐九臯。蔡駿。陳表。深知推重國計。仰體聖

懷。凡諮謀凡建議。罔不協心。若委屬若調度。咸共戮力。且累督工程。而親行閱實。兼慮外侮。而防禦周詳。凡茲運道之通。悉其贊襄之力。而臣實賴以成事者也。若部屬都布按三司官員。其間實心幹理。懋著勤勞者。臣得十一人焉。效有勞績者。蓋八人焉。若府州縣衛所而下部夫管工大小委官共六百二十員。除督理有方。濬築成效。已經禮待者七十二員。材無他長。而在工日久。勞苦可憫。已經犒勞者三百八十員。在工雖久而材識庸下。督理無方。已經戒飭者八十一員。及怠玩債事。伍品以下文職。并陰醫義散等官。已經提問者四十六員。俱不敢縷陳外。坐間悉心幹理。懋著勤勞者。僅得二十七人焉。謹據部屬各道之公舉。查驗工程完報之實跡。并應參提軍職。各分別等第。開具職名。條列上請。伏望皇上特下該部。通將各官遵照累奉勅旨。再行議擬。上請定奪陞賞。及將應提軍職行臣提問。以勵人心。以重運道。不勝幸甚。爲此開具本。謹題情旨。計開【部屬方面官員】第一等懋著勤勞官員。工部管河郎中郭敦。鄭鋼。協同管河郎中李仁。涂榭。管閘主事邵元吉。管洪主事張山。鏗。東布政司分守濟南。帶管分守東。兗道右參議王陽。按察司曹漢。兵備兼管河道副使呂陶。徐州兵備兼管河道副使查應兆。分巡東。兗道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以上十一員。分委督工。爭先戮力。村居旅食。瘠處不遑於求安。朝出暮歸。督理無分於雨夜。多方指授。極力圖成。凡取泥徹水之方略。悉其

諍諫者委屬。顧役之調度。咸其建白。深知推重。國計恐誤。運期兼能仰體聖懷。保全民命。心力爲之無遺。形容爲之瘠損。是誠聖諭所謂懋著勤勞。部議所謂實心幹理。河工之成。舉全賴之者也。其功爲優。其勤勞爲甚。第二等效有勞績官員。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張欽。分守濟南道左參政丘民範。按察司按察使劉夔。臨清兵備副使張時微。分巡海右道僉事周相。都司都指揮僉事周徹。河南布政司掌印右布政使邊憲。按察司按察使李顯。以上八員。或協心勘議。始謀既已僉同。或極力調度。成功實有攸賴。內張時微。雖已陞遷。未獲畢事。而在工已久。勤勞已甚。周相獨能馳詣所屬。而勘議既勤。調度尤力。是皆悉心幹理。效有勞績。其功均不可泯者也。【府州縣衛所等委官】第一等懋著勤勞官員。山東東昌府同知孫廷相。濟南府同知高廷璋。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東昌府管河通判黃錡。青州府通判陶轍。濟寧衛管河指揮僉事鍾繼祖。濟寧州知州范斌。莒州同知宋朝嘉。祥縣知縣張禹。弼魚臺縣知縣宮潮。城武縣知縣趙恆。泗水縣知縣陳勵。冠縣知縣王潤。新泰縣縣丞柴紹齡。萊蕪縣縣丞王宗義。河南衛輝府同知王聘懷。慶府通判裴巖。開封府推官牛兆祥。睢州判官方鼎南。直隸揚州府管河通判閔廷珪。宿州衛指揮使梅帝孔。秦州判官吳麟。徐州管河判官項情。邳州判官彭繡。沛縣管河主簿王廷相。豐縣管河主簿王宗儒。北直隸大名管河通判陳萬言。以上二十七員。各委分管工程。

成能勉竭心力。役夫甚衆。督理勦渠經費不貲。出納明允。或遵行規畫。而濬築率先成功。或建議方略。而經畫足以濟事。野處河濱。暴露風日。河工之成。實多賴之。其功亦優。其勤勞亦甚。內陳萬言。雖以往事考察去任。而治河勤勞。殊不可泯。亦合量處者也。怠玩愒事。應合提問。軍職山東肥城守禦千戶所千戶蔡順。百戶楊鑑。楊珺。因循怠玩。寬縱稽遲。或脫逃以避難。或執迷以慢事。濟寧衛前所百戶賈政。彭堂。詐病逃回。推姦可惡。青州衛鎮撫張景。畏難飾詐。遁夫私逃。南直隸徐州衛後所正千戶陶輅。中左所正千戶高舉。右所百戶張純。左所百戶柯槐。徐州左衛中所百戶王進。畏難怠玩。稽遲工程。徐州衛左所副千戶倪經。託疾推姦。愆期怠事。前所百戶周輔。罔恤役勞。尅餉銀而買妾。右所百戶孫鳳。不思夫瘠。侵工直以肥家。以上一十四員。俱應提問。內周輔。孫鳳。犯有贓罪。猶合勘問招參。從重歸結者也。該部議稱爲照黃河爲患。關繫國家大計。追考永樂間。欽命尙書宋禮。正統弘治間。先後命都御史徐有貞。劉大夏。侍郎白昂。潞滌塞決。不遺餘力。銀夫費至億萬。用工動及累年。始獲成功。昨者河忽南徙。漕渠斷流。運道梗塞。僉謂修復難於往昔。統督未易得人。而總理河道御都史劉天和。目覩時艱。累疏懇請。荷蒙聖明鑒察。俯從部議。特勅本官專董其事。督委諸臣。濬河修閘。築堤建壩。一旦底於成功。著有勞績。深爲可嘉。所據奏稱各該管工大小官員中間效勞。債事不等相應。分別議處。

酌量賞罰。以爲勸懲。中間列宗一等如原管河郎中今陞貴州石阡府知府郭敦南河郎中今陞浙江嘉興府知府鄧綱見任管河郎中涂樵李仁管閘主事邵元吉管洪主事張鏜山東布政司右參議今陞湖廣按察司副使王賜按察司管河副使呂陶查應兆分僉南事謝蘭河民按察司管河副使今陞福建布政司右參議胡宗明十一員及東昌等府州同知等官孫廷相等二十五員宿州等衛管河指揮使等官梅希孔等二員水委分管工程俱能實心參理河工之成實多賴之以上各官誠如聖諭所謂懋著功勞應陞擢者也內郎中郭敦鄭綱雖以常調先陞而郭敦却遠任邊方可念通判陳萬言雖以往事考察閒住而查其履歷曾任員外郎中皆有可稱至於列爲二等如東布山司左布張政使布左政使丘民範山東按察司按察使今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劉燮山東按察司副使今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張時徹山東按察司僉事周相都司都指揮僉事周徹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今陞南京光祿寺卿邊憲按察司按察使李顯回心勘處僉效謀謨以上各官八員應加賞賚者也其南直隸山東等處各衛所千百戶等官蔡順等一十四員中間或脫逃避難或詐病推姦或過期慢事或侵尅工直以上各官雖犯有輕重緣係軍職俱應參奏治罪者也伏惟皇上俯念河工告成糧運有濟將先任郎中等官郭敦等指揮使等官梅希孔等并同知等官孫廷相等查照陞用或量加俸級或

復原職致任。候命下之日。移咨吏兵二部議奏施行。左布政等官張欽等量行賞賚。以勸將來。其怠玩債事千百戶等官蔡順等。仍行都御史劉天和。徑自提問。照依律例問擬發落。以警餘衆。臣等切照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奉命治河。據忠體國。身親督理。指授方略。虛心以受羣策。竭力以倡百工。區畫之詳。既達于建白之初。經濟之才。足徵于調度之際。財力不多費。而功倍于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于三月。且其譽望素著。年資已深。相應晉秩懋賞。以酬其勞績。伏乞天語褒嘉。早賜寵擢。再照現任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馬卿山東去任。陞任巡撫都御史管榷唐胄河南見任巡撫右僉都御史簡霄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郭圻曾紳南直隸巡按監察御史陳表徐九臯河南巡按監察御史蔡鑿。皆能同心協力。會議允諧。督閱防禦。咸著勤勞。以上諸臣。俱合量加獎賚等因。奉聖旨。是河道功成。糧運不阻。各官効勞。委可嘉尙。劉天和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照舊管理河道。郭敦等并孫廷相等。梅希孔等各陞一級。內已陞用的。加俸一級。郭敦著改移近地。陳萬言復原職致仕。張欽等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馬卿等各十兩。一表裏。蔡順等提了問。你部裏區畫題奏。預有勤勞。堂上官秦金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林庭楫甘爲霖各十兩。一表裏。該司官各五兩。一表裏。該衙門知道。欽此。

問水集 卷六

【奏議】

預處黃河水患疏

爲預處黃河水患事。行據管河郎中郭敦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直隸兵備河南按察司僉事李宗樞等各備由逐款開呈。查議過祖陵壽春王墳并河南山東等處堤岸月河。應修應止等項工程緣由到臣。案照接管卷。查准本部咨前事。該先任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公同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等會勘。預處黃河水患。應挑應築堤岸河道等項事宜。會題該工部覆議。黃河東注遷徙不常。關繫洶道民生。最爲利害緊切。思患預防。固宜有備。但曩因沛河梗塞。嘗欽命大臣前去督理。及創開新河。費過銀兩。役過人夫。動以數十萬計。尋以修省停工。竟無底績。鑒往實難輕議。然隨時經理。任在得人。今該總理河道都御史朱裳會同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并各該撫按等官。勘奏前來。內開應築堤岸之類。動經數百餘里。工費不貲。通合審處。合候命下。備咨都御史朱裳。再行詳審詢謀。如果切近河患。勢所當急去處。

一面督同管河郎中剩使等官調募人夫。措辦工料。用心整理。若水患未及。勢尙可緩。姑候酌量次第而行。應停止者暫行停止。題奉欽依。備行朱裳行間。本官丁憂去任。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該臣接管該欽奉勅。近該工部議覆會勘修河事宜。除已挑濬開通外。其應挑應築隄防者。工程浩大。所費不貲。今特命爾再行親詣各該地方。詳審周詢。酌量時勢。其切近河患勢所常急者。爾即督同管河郎中副使等官。選委能幹官員。分定應挑應濬應築地方。調募人夫。措廣工料。趁時用心整理。孫家渡應否放水等項。聽爾從宜處置。其寧陽源泉南旺湖隄務要及時濬築深厚。隨處蓄水。以濟漕舟。合用錢糧。照依該部題准各項銀兩。解去支用。凡有益河道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從長計處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爲憲臣。受茲重託。尤須悉心竭力。刻期成功。以濟國家大計。欽此。欽遵。臣常即開款通行勘議。臣仍欽遵。躬親遍詣。公同相度。由山東濬流而上。直抵河南孫家渡。復由開封順流而下。直抵直隸鳳泗。恭謁祖陵。皇壽春王墳。下至淮海之間。上遡徐呂二洪。而還。節據各官先後勘呈在卷。凡河道堤岸。泉源湖堤。應築者修築。應濬者挑濬。工程稍有次第。間復因黃河南徙。運道淤阻。斷流國計事重。臣急詣相度。議當濬河修閘。以通漕運。具題。荷蒙俞允。委官調夫。於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五興工。幸於四月初旬工完。糧運隨至。臣躬親償運。兼閱視北河。直抵河西務。幸糧運四百萬。

石通行到灣完納訖。臣方濶濟寧。周旋數千里間。隨處經畫。竊維前此各官之會勘。工部之議。題預慮黃河水患。凡以保全運河。俾無妨漕運。爾茲仰荷皇上聖化潛孚。川靈效順。黃河既已南徙。復荷皇上俯從臣等之議。濬河修閘。運道既已疏通。則目前河道。與前大異。各官所勘工程。除關緊切要。已經修築挑濬外。其餘固多有應止不須虛費財力者矣。惟原勘祖陵壽春王墳修築堤岸。事體重大。則又非臣等所敢擅擬。爲此今將勘過應該奏請定奪。及已挑濬修築。并應該停止各項工程事宜。條列開坐。上請。乞勅工部再行計議。上請定奪施行。則事不廢於因循。財不病於徒費矣。謹題請旨。

計開

事體重大欽遵勅旨奏請定奪貳條

一、原勘議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堤。以障泛溢。

前件行據直隸兵備河南按察司僉事李宗樞呈稱。據泗州申准。該州掌印知州李天倫。關公司中都留守司僉書指揮僉事張祐。鳳陽府掌印知府劉佐。泗州指印營衛揮同知張鏜。并祖陵祠祭署奉祀朱光道等。恭詣伏瞻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一距。

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脈。經靈璧虹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含靈。至茲聚止。近封基運山。即此。其陵北有土岨。連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去祖陵一十三里。惟東面岡勢止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俱入于汴河。西面有本岡溪水。引入金水河。經陵前東流。亦入汴河。前項四面湖諸水。每歲水大。則衆流會合。從東南直河奔注于淮水。小則匯瀦于陵之東南二面。四時不涸。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瀾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滄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遂侵擗陞。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奉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及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堤一節。固預防水患。永固陵寢大計。但未明開有遠近起止里數丈尺。職等淺見。自今議之。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堤。則西來龍脈。交錯盤紆。北去玄宮土壤密邇。板築震驚。鍤斧掘

伐。闢繁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也。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工力雖多。誠不敢惜。但恐此堤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爲患。而近水先有可憂者矣。縱使開一石閘。隨時啓閉。則湖水可出。河水亦可以入。孰能禦之。尤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而至岸地。比水高七尺。又自岸至陵南湖水平面。比水亦高七尺。自湖水平面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陵門地。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况基運山雖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實我德懿熙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事體重大。未敢遽擬。是以前次郎中郭秉聰韓廷偉案行本州勘議。本州亦惟以干礙陵寢。未敢輕議回報。但水勢不常。難於逆視。據已往之迹。雖云久安。在將來之患。豈能預度。合無俯賜轉達。備由具奏。乞命欽天監官一員。前來相其地勢。察其風水。定其基址。審其歲時。有無妨礙通利。應築應止。伏候聖裁定奪等因。具申到道。及據留守司經歷司鳳陽府泗州衛經歷司祖陵祠祭署

各中呈會議相同。據此。奉照先蒙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案驗前事。已經委官會勘去後。今據前因。將勘議過前項緣由。具呈到臣。隨該臣公同僉事李宗樞及留守司鳳陽府并泗州泗州衛各掌印等官。恭詣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惟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堤。雖水患固當預防。而工得豈宜輕動。委的事體重大。非臣等所敢輕議。乞勅該部再行計議。請命欽天監官前來相度。應否築堤。上請定奪。不勝幸甚。

一、原勘議壽春王墳北面包砌石岸以防衝決。

前件行據直隸兵備河南按察司僉事李宗樞呈稱。據鳳陽府牒呈准本府掌印知府劉佐關公同留守司副留守蘇潤長淮衛掌印指揮僉事楊時正鳳陽縣知縣趙楷并皇陵祠祭署舉祀等官趙儒等親詣壽春王墳勘議得。先年黃河全水從渦入淮。勢衝南岸。直近壽春等十王四妃之墳。故中都志開白塔墳。自天順四年以後。連年河水泛溢。墳塚殿宇。俱被滄沒。至弘治年間。河衝北岸。泥沙壅淤。墳塋北面積起沙洲。離水二百餘丈。至正德八年河水盛長。又從洲漫入墳內。本墳前殿尚有水痕五尺五寸。以此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惟恐開

通孫家渡水勢洶惡。議於湖北水次。包砌石岸。防其衝決也。今驗得洲之根脚。俱是淤泥。石岸鉅萬之費。雖不足計。但恐或遇衝岸之水。轟怒澎湃。終不免於崩塌。至於沿河通築土堤十。五餘里。雖足爲北岸之計。設有水自曹山上流。由堤內湧入。則不免衝墳所。而堤且潰矣。今測量水勢淺深。比墳低二丈六尺有餘。丈量河岸遠近。距墳三百四十餘步。且孫家渡既不開通。似可無他虞者。但黃淮二水合流。泛漲難測。况壽春等十四王妃神靈所依。不可不思患而預防之。參酌衆議。合無於墳之北一百四十丈外。墳之南一百六十丈外。其東西各一百五十丈外。週圍環築土堤一座。約廣五里。計該九百丈。脚寬五丈。結頂二丈。高一丈。自北面及東西各轉角處。堤脚。共約長三百丈。俱用石砌根脚。須深掘入土。砌高一丈五尺。濶三尺。俾與外河水面相平。庶可以防將來衝。其上面四圍土堤。兩面至頂。但密栽低矮柳檝。用以禦漲漫之水。俾不得壞堤。又於北面及東西二角堤外。臨河二十七丈內。俱栽深柳數十層。每相離四尺。則栽一根。每層各破行魚鱗而栽。用木檝栽之。俟其長茂。根株下達旁通。可以保結沙土。保護石基。比之原議。包砌石岸數百。可省費十之七八。其圓堤比築長堤。亦可省費十之六七。據此數端。若可以並行而相爲用者。但前項工作

鑿石穿土。係于王墳。事體重大。不知於風水有無妨礙。年月有無通利。合無轉濬具奏。乞命欽天監官前來相度。果無別礙。方敢舉行等因。到道。及據中都留守司經歷司并長淮衛鳳陽縣皇陵祠祭署各亦申呈相同。據此。案照先抄蒙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案驗前事。已經行勘去後。今據前因。今將勘議過緣由具呈等因到臣。隨該臣公同僉事李宗樞及中都留守同鳳陽府縣長淮衛各掌印等官。恭詣壽春等王墳度量周視。咨詢衆見。亦與各官會議相同。臣等竊惟壽春王墳去河僅一百餘丈。且土脈不啻。而黃淮二水合流。其勢甚盛。前項築堤砌岸。恐猶不足以禦其衝決之勢。且事關王墳。風水有無妨礙。年月有無便利。皆非臣等所敢定擬。近該巡撫鳳陽右副都御史馬卿具奏。已蒙特遣欽天監官前來相度。臣等不勝幸甚。但來歲伏秋之水。須當預防。而石料非可猝辦。乞勅該部計議行下各官。如欽天監官勘崇風水無妨。年月便利。即行預辦石料。以候明旨一下。即行包砌。庶王墳可保無虞。而臣等亦可道誤事之罪矣。不勝幸甚。

已經挑濬修築施行八條

一、原勘議山東諸泉大加疏濬。

前件看得運道利濟。全仰諸泉。近年黃河入運。僅能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爾。自魚臺北至濟寧。又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尤賴汶水諸泉之利也。臣甫到任。即躬詣汶上。寧陽。泰安州等處閱視。節行主事段承恩。督委同知劉純等。通將諸泉大加疏濬。渠道淤塞者開挑。堤岸斷缺者補築。盜引者禁絕。務俾勺水悉入運河。又經測驗。泉出穴數大小形狀。泉口成渠深廣尺寸。泉流入運遠近里至。以防濬泉官夫。虛文捏報之弊。見今嘉靖十三年十四年每年全運糧四百萬石。俱依期通運到京。並無阻誤。將來苟非大旱泉微。運舟決可利濟矣。

一、原勘議南旺湖堤一百餘里修築。原設閘壩通行。查復。

前件臣初到濟寧。正遇運河水涸。運舟淺阻。臣查訪南旺週圍湖堤。盡皆頽廢。臣常即行委同知劉純等。督調河道夫役。畫地分工。創行修築。隨據劉純呈稱。築完南旺三面湖堤五十一里。一百三十五丈。及修完臨運河一面堤六十里。通共一百一十餘里。抵以積水。及開通減水閘座等因。到臣。隨詣閱實。訖。

一、原勘議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

前件行據管河郎中郭敦督同管河通判等官丁鵬等修築堅厚完備。隨該臣親詣閱實。詎但原議要害去處。砌之以石。以禦橫流。量置石壩。以洩暴水。今黃河既已南徙。開河汶泉水微。近日濬河淤泥。又已培益東堤高厚。似不必更砌石壩壩。虛費財力。

一、原勘議河南原武縣地名王村廠添築月堤一十里。

前件查得前堤已行河南管河道經委原武縣典史董昌修築完備。隨該臣親詣本堤閱實。詎

一、原勘議孫家渡河且勿放水。候渦河壅塞之日。方將本口開放。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據開封府管河同知王景明呈會同潁州兵備道委官潁川衛經歷陳廷楨勘得。孫家渡於嘉靖十二年八月內。因趙皮寨支河分流水小。黃河勢大。恐傷運道。故於渡口開濬成河。以殺全河水勢。後趙皮寨河日漸衝濶。水皆南注。分入渦河挑河。若再開孫家渡河。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小。舟楫難行。抑恐黃水經遠陸。礙事干重大。况本渡已經淤塞。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該臣親詣孫家渡。查看得本渡自正統年間。全河從此南徙。弘治二年淤塞之後。累經疏濬。糜費財力。不可勝計。隨開隨淤。卒不能通。蓋黃河已棄之故道。兩岸河底。率皆

高仰故也。且趙皮寨河道既已衝廣，全河從此南徙。前項渡口不須復開，恐其流經陵寢，關繫重大，已經行令照舊堵塞。訖。

一、原勘議詳符縣地名銅瓦廂，仍開濬對岸月河五里。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稱：前項月河已經行委鄭州管河判官姚熙挑完，其長九百丈，曾未兩月，隨復淤塞。蓋水勢趨北而月河乃欲使之東注，不惟水勢難挽，抑恐隨挑隨淤，徒費財力等因。到臣看得黃河水勢難與力爭，前項月河既已挑完復淤，似應不必復濬。

一、原勘議淮安清河口將板閘迤西築壩，下流放水，使河身乾涸，併工挑濬，就將所挑泥沙築爲堤岸。

前件臣於嘉靖十三年八月親詣淮安相勘，議候運糧回空船隻過盡，築壩挑濬。因本年十月黃河南徙，山東直隸運道淤塞，節該欽奉勅命臣挑濬濟寧至徐沛一帶閘河，其淮安迤南直抵儀真河道，欽奉勅命總督漕運石副都御史馬卿挑濬。隨該馬卿委官調夫將前議清河口板閘一帶淤淺河道俱已挑濬深廣。十四年糧運通行無阻。

一、原勘議新莊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事例。依時啟閉。

前件已經行仰管閘主事徐存義查照。依時啟閉。施行訖。

河道遷改應該停止陸條

一、原勘議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自睢州野雞岡地方淤塞。正身五十餘里。以致漫入平地。注入渦河。今議得趙皮寨野雞岡迤下至寧陵縣地方。應該挑濬。淤河五十餘里。倍加深廣。導引漫水。歸入正河。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據睢州知州胡瑞。睢陽衛指揮于宗仁。查得野雞岡而下河身五十里。上年會勘之時。河水未漲。委實淤塞。應該挑濬。嘉靖十三年五月內。河水泛漲。自野雞岡至郭節口二十里。衝刷兩岸。河面闊一百二十丈。深二丈。自郭節口而下。河身三十里。雖仍淤塞。但南岸本口。衝開新河一道。南行闊二百丈。深二丈。由伯黨集南流十里。至許家樓。分作二支。一支仍南行。闊一百丈。深二丈。從寧陵縣地方陽驛鋪西。注入渦河。一支折而東行。漫闊二百餘丈。中流深一丈。流二十里。經寧陵縣地方胡家樓。迤東。歸入挑河。北岸邵家口。衝開新河一道。

東南行闊六十丈，深二丈，流二十里，經寧陵縣地方崔家樓，迤東亦歸挑河。新衝三支河道，俱各深廣，內一支分入渦河，二支會入寧陵縣城北挑河，俱各通行，似更不必挑濬等因。到臣看得黃河之勢，遷徙無常，俄頃之間，淤決頓異，以故昔日所勘與今日所議不同。所據淤河既已通流深廣，不必更加挑濬。前議工程應該停止，但渦河中經陵寢，水勢宜減，挑河分濟二洪水勢宜增。近據河南管河各官節報，趙皮寨分流南向渦河之水漸減，東向挑河之水漸盛，川靈効順，不假人力，臣等不勝慶幸。以後如有淤淺，方可隨宜挑濬。

一、原勘議自睢州地方張見口起至歸德州地方郭村止，應該量築長堤一道，計長一百餘里，以禦泛漲。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據委官睢州知州胡瑞、睢陽衛掌印指揮于宗仁各勘得：上年會勘之時，河水未漲，本州張見口而下俱有涯岸實地，堪以築堤。今年河水泛漲，平水水深行舟，自張見口起至寧陵縣地方五十餘里，近雖小逸地出，然近岸新淤湧積沮洳，更無實地，支水交流，斷岸未續。若欲修築長堤，無從聯接，抑且根基不固，頽塌可立而待。歸德州地方飲馬池而下河道，兩岸頗高，堪以修

築。但趙皮寨河口上流尙未成堤。則下流雖欲築堤。倘漫水從上倒下。竟成何濟。莫若貴令州縣官省諭鄰河地方召集鄉夫。兩岸缺口小而可塞者。用力堵塞。離岸數十步外可修築縷水堤者。各隨地紛突窪。或高三四尺。或高一二尺。根闊四步。頂闊二步。使積凌濘明桃花等水。不能淹沒二麥。來年五月麥熟收穫之後。伏秋水發。雖有泛漲。兩岸遠近更加淤澱。或有衝決。修補亦易。年復一年。淤澱有加。岸高水深。漸流成川。雖無隄防可也。等因到道。查得前項長堤。近該本道原任管河副使汪溱議允於張見口起至歸德州地方郭村止。築堤一百五十里。行委杞縣縣丞劉時義部領雕杞等州縣人夫共三千八百五十名。築完長堤共八十五里。隨被衝壞。爲照前堤虛費。固人事工力之未盡。亦地形水勢之未宜。覆轍在前。似難再議。况兩河夾岸。俱欲築堤。則四堤綿亘。不下數百餘里。恐非河南一省之力所能料理。合無俯從各官勘議。長堤不必創築。其近河縷水小堤決口。行令各該州縣拘集鄉夫人等。隨宜補築。以防春水。以全二麥。民有實利。官無虛費。實爲兩便。等因到臣。隨該臣公同副使胡宗明躬歷睢州一帶地方。閱視得河水初決之處。必數十里。瀾漫橫流。久之則深者以漸成河。兩旁淤澱以漸成岸。若復量築縷水小堤。加以栽植。隨河低柳。則

泥沙壅積兩岸自高。省費休民。莫逾於此。前項堤岸。似應停止。

一、原勘議內開梁靖口雖已疏通。下流一帶河身。仍須時加疏濬。自儀封縣于莊村舊有見淤月河一道。再挑二十八里。接入梁靖口。達于小浮橋。以殺北岸水勢。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稱。據開封府管河同知王景明呈督同考城縣典史劉仲文勘得。先因趙皮寨南河水小。恐北河洶湧。有傷運道。故議於于莊村梁靖口開濬月河。近南河水勢日盛。若再將斗莊口淤河挑濬。北河水勢愈洶。二洪運道。不無阻礙。前議月河。今似不宜開濬。又據夏邑縣知縣滑參冒同徐州兵備道委官徐州管河判官項情會議得。冬來水勢稍耗。不無坐淤。差官沿河踏勘。如遇淤淺之處。起夫挑挖深闊。不致阻流。將梁靖口起直抵小浮橋出口止。逐段測量。遠近里數。并深淺廣狹各數目。備開到道。看得原議挑濬月河。不過欲殺北不之勢。今全河皆已南注。而北河自趙皮寨以遠。小浮橋口。皆淤淺不一。則今日之所常開濬者。不在月河。而在於北河矣。時異勢殊。法難拘泥。等因。到臣。看得黃河近已南徙。北河近已漸微。前項于莊村月河。委應不必挑濬。虛費財力。應該停止。

一、原勘議減武縣苟村集大堤頭起至濟寧州地方止。創築縷水大堤一道。計長一百

五十里。以防北溢。仍將魚臺縣城北小屯起至穀亭鎮南店頭止開挑淤河引水入運河。以殺魚臺城之患。

前件苟村集至濟寧大堤。已經行委同知戴纓督夫修築一十二里間。該工科都給事中戴繼奏行停止。今黃河既已南徙。曹縣八里灣至侯家林大堤。又已築合。前項大堤不須更築。魚臺已無水患。前項淤河不須更挑。二項工程。俱應停止。

一、該科原奏內開塞岔河之口。俾自梁靖口經豐碭之南。由小浮橋入運河。前件看得黃河南徙。岔河口以東河道。今不待堵塞。自己淤塞斷流。別無可議。

一、原勘議淮安海口洩水甘溝菊花溝通澗河七十五里。馬邏港四十餘里。羊寨港三十八里。并北溝等溝量開一二處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隻往來爬鬻。其餘原有今淤分流處所。斟酌次第爲之。淮安新城河北淤灘挑濬深廣。

前件行據管河郎中鄭綱呈稱。勘得甘溝菊花溝羊寨港北溝。各有舊河形迹。間段淤塞。用工通濬。勢必復淤。未必能洩水患。蓋因各河通射羊湖者。則水而兩平。潮汐相通。自河入海者。一日二潮。減洩如舊。海潮隨時消長。初無阻塞不通。及勘馬邏港地勢不順水性。淤塞年久。難以開挑。海口套沙。有通有塞。不礙河流。且風濤洶湧。舟

羈無絀人難用力。爬盪龍爪船亦不須創置。其新城後岸近日新長淤灘。過河北岸水勢不衝。今只於新城後岸栽植深柳。防護堤岸。實爲長計。以上工程大概不切河患。勢尙可緩。到臣隨該臣躬親於淮海之間。周詢審度。及節行委官相勘得。黃淮二全河之水。俱於淮安清河口會合。河廣約數里。東注而下。河身以漸寬廣。下及安東縣。則已倍加深廣矣。又下及海口。則廣二十餘里矣。初不見其停阻壅淤也。若使海口果爲流沙積隘。則洪河巨流必將停緩盈溢。淮安重鎮必將立見其沉沒矣。今洪流奔注。初無少緩。淮人平土而居。亦初未見其有所害也。况海口洪波衝蕩。非若安流舟楫可以往來。縱有套沙。亦非尺寸鐵龍爪所能爬盪。若夫甘溝菊花北涵等溝。馬邏羊寨等港。及通澗河。開之未必無利。但河廣已數十里。諸河溝港之開不過數十丈爾。况洪河流向東。而溝港折向東南。正以水勢不順。以故節年壅淤。今若捐累萬之財力以濬之。祇恐其旋復淤塞爾。蓋海口迤北。委有新淤套沙。然海口迤南。近已衝洗開廣矣。新城河勢又已淤改。前項工程目前似應停止。以後海口果復淤淤。淮安新城水勢滄沒衝洗。方可另議開濬。

工役甚鉅次第修舉一條

一、原勘議祥符縣地名盤石口添築長堤一十二里北離二百步加築月堤一十五里蘭陽縣地名銅瓦廂對築月堤九百九十步考城縣地名蔡家口自第三堡起至清涼寺山東界止創築月堤一道一千九百九十步其餘矮薄并臨時衝刷去處量爲修築。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看得原議盤石口銅瓦廂蔡家口各添築長月堤遠近不等深爲有見近該本道原任副使汪濬議呈盤石口自馬家口起改於回回寨止長八里一百七十步又大戶張家前月堤長一里六十步共長九里二百三十步行委祥符縣主簿王應奎管理築完銅瓦廂自本廂迤西對築過月堤一道計長七十五丈又迤西接連對築月堤長一百五十八丈又築斧刃埽堤東西長六百八丈六尺行委典史張仁陰陽官栗堯民管理築完蔡家口自本口迤西築截水橫堤一道長四百五十丈又築本口壩臺迤東埽堤長一百零八丈又築埽堤長一百八十一丈又對築埽堤長七十二丈又築埽堤長一百三十丈行委考城縣主

簿牟銳管理築完。爲照前項築過工程。比之原議堤數遠近。雖少有異同。但今又行據管河判官姚熙呈報。勘過長月堤二道。上自原武下至考城。議欲增培高厚。補築聯續。則視之原議築堤里至丈數。又不啻加數倍矣。其原議盤石口等堤去河太近。况有今議二堤。似亦不必添築等因。到臣。竊該臣躬詣上自河南原武縣。下至直隸山東界止七八百里間。沿河周行相度。看得黃河之當防禦。惟北岸爲重。蓋先年荊隆口黃陵岡累決之口。皆在焉。宋元迄今。累築堤岸形址。皆在焉。臣備詢博訪。歷考密度。蓋河水湍悍衝激。遷徙所向無常。是以堤岸之遠於河者。間獲僅存。其逼近漲河者。無不衝塌。當行該道委官將百數十年以來堤岸。擇其中去河最遠大堤。及去河稍遠中堤各一道。坍塌者增修。缺壞者補完。斷絕者接築。務使北岸七八百里間。均有聯續堅厚高大堤岸二重。則前勘應築各堤舉在其中。不須另築矣。但工役甚鉅。年荒民窘。未能猝完。合漸次修舉。期於完固。苟非異常之水。北岸亦可保無虞矣。

建閘濟運疏

爲修建閘座。以濟漕運事。臣竊惟建閘節水。以通運者。我朝百數十年來之定規成憲。誠萬世

所常遵行而罔敢或違也。顧開座建有後先，以故地勢之遠近高下，容有未能齊一者。夫開近則積水易，而舟行無虞；開遠則積水難，而舟行不免淺阻留滯之患。若上開地近而下開地遠，則其難其患爲尤甚矣。頃者臣奉命疏濬運河，修復開座，往來魚臺徐沛之間，旣而河道幸通，開座幸復，臣復往來閱視，見運舟滿載迺流而上者，萬艘畢達，諸開舉皆無滯，惟沛縣沾頭上開迺上，胡陵城開迺下，數十里間，舟行稍遲，必待沾頭開閉板，積水盈滿而後能進。一遇開閉水洩，未免稍停，仍待積水，臣復嚴督管河等官督調夫役，挑濬倍深，而其患如故。雖不致阻誤行舟，而不免遲留停候，臣迺審視周詢，及躬用水平，反覆測量，而後得之。蓋上開與下開地，里遠近高下相當，則水勢常盈，舟行自速。今胡陵城開上距孟陽泊開僅七里爾，而下距沾頭上開迺六十餘里，則遠近已懸絕矣。孟陽泊視胡陵城開僅高四尺餘，而胡陵城開視沾頭上開迺高八尺餘，則高下亦倍蓰矣。夫地高則水難盈，開近則水易涸，是以胡陵城開每遇開放，僅能挽運舟數十，而開口之水已淺澀矣。又安能下濟六十餘里之舟邪？臣已從宜行管河官於胡陵城開下二十里間地名廟道口添築土壩，積水接濟，然不過一時權宜，非久遠之利也。迺公同管河郎中涂樾等議於廟道口建設一開，俾胡陵城沾頭上下二開之間，積水易盈，然運河爲黃河衝洗，自胡陵城而下，漸加寬廣，猶慮久旱泉微，積水難盈，臣復勘得胡陵城下一里

許鷄鳴臺之東。原有小河口。內有上流滕縣新莊橋泉七里溝泉。由昭陽湖出焉。近被黃水淤塞。又勘得沾頭上閘之北金溝口。內有上流薛河沙河玉花等泉出焉。原有減水閘座。近年已被黃水淤塞。臣已節行管河郎中委官調夫。將二口疏濬接濟漕運。合將金溝口舊閘修復。稍移臨河溝口。雞鳴臺小河口。創造減水小閘一座。以後運河水盈。則閉閘潴水。以待澗則開閘放水。以濟。仍於昭陽湖下流增築橫亘長堤。遏水。俾由上上雞鳴臺小河口以出。則下至沾頭閘六十餘里。間通可接濟矣。隨據管河郎中涂樾勘報。廟道口閘估計合用錢糧。前來臣查得今春挑河。尚有支剩鐵錠一千八百餘。并石灰等料。及金溝口淤沒舊閘一座。昭陽湖泥淤無用石閘三座。石塊尙多可用。合無通融運用。如有不足。方行增益。此外匠作工食物料等費。亦有挑河還官支剩銀兩。堪以動支。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親來閱視。及委官勘估。修建前閘物料。與臣所見大概相同。地方輿情。亦皆稱便。但廟道口既建閘座。即須添設官吏。夫役。照得沾頭中閘上閘地。里相距甚近。合無將沾頭中閘閘官裁革。改設廟道口閘。吏役則添撥。閘溜夫役。則查照各閘於徐州四縣編僉。其沾頭中閘比照南旺七級阿城荆門上下各閘事例。行令沾頭上閘閘官就近帶管。則官不至冗而事亦不廢矣。如蒙乞勅工部再行計議。如果相應。速爲上請定奪。行下。即委管河工部郎中涂樾管沾頭閘。工部主事王佩公同

管理趁今冬盡春初調度興工。剋期修完。務期堅固。造冊稽查。閱實奏繳。則財力不多費而運道獲利濟之益矣。曷勝幸甚。

議免河南夫銀疏

爲地方災傷。量免夫銀。以蘇民困事。據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管河兼管水利副使張綸呈。前事照得本省額設河夫。除近議減編外。實在三萬四千六百名。堡夫二千三百七十二名。河夫每年俱以三個月爲限。如開封懷慶衛輝三府所屬稍近。遞年起夫。每夫徵銀三兩。隨夫解赴工所給散。南陽汝甯河南彰德四府并汝州所屬竄遠。每名徵銀三兩。解發開封府貯庫。臨時顧覓夫役。係是舊規。但黃河爲患。頻年興作。勞役無息。加以連年災傷。民多艱窘。爲照今年災傷比之往年尤甚。下地多被衝沒。高地復罹旱蝗。本道巡行目擊。老幼悲愁。淒涼滿目。其未經地方。大略相同。來歲春夏之交。青黃不接。尤難聊生。本道所議工程。起夫徵銀正在貧月之間。若不預爲呈請。誠恐臨時徵銀不前。起夫不至。河患無備。尤爲難處。及查河道在庫銀兩。積有一十萬六千九十五兩有零。夫積而不用。則爲無用之物。今所積既多。合無俯從憫念。地方災傷。預行所屬州縣。將嘉靖十五年河夫銀兩盡數寬免。或量免一半。雖興工切衆。照舊倉辰。其

從召募之例計日驗工將開封府庫貯河道銀兩分發鄰工州縣委官同管夫官照名給散黃雖用其力不盡其財貧民如有願來做工求價糊口亦許准聽如此則人不告勞工可就緒而地方藉此以獲生活者必多其災傷困苦若有以全濟之者而公私俱便矣具呈到臣竊惟是河入中土惟河南一省獨當其衝被害爲甚每年編夫殆逾數萬徵銀調役勞費不貲况今嘉靖十四年春因山東運河淤塞遠赴挑濬勞苦殊甚目今災傷重大困苦尤極且自嘉靖十三年以來凡河南一省夫銀臣即經批行按察司管河道通行收貯開封府庫以革寄放鄰河州縣及徑發工所之弊凡挑河築堤通計丈尺定擬工數以革委官多估虛費之弊目今存積頗多相應減免以蘇民困但黃河水性無常運道關繫重大合行酌處如蒙乞勅工部再行計議將河南一省嘉靖十五年黃河夫役內開封懷慶衛輝彰德四府附近并鄰河州縣曾經調發山東挑河及蘭陽夏邑等處築隄并水患尤其蘭陽儀封睢寧陵夏邑永城等州縣各與全免一年其開封懷慶彰德三府隔遠未曾調夫州縣及汝寧南陽河南三府并汝州全未調夫州縣各減徵一半則中州之民舉荷至仁之澤而河患亦賴以有備矣

問水集卷六

【附明刻本兩序殘字】

刻問水集序

右副都御史松石劉公奉

山東握憲綱而水土乃嘉靖甲午冬十

寨河遷改分流自濟甯南距徐州

流沙遣礙諸司岌岌

邇遠

濬淤聞

倡乃屬慮于河

從事始乙未正月迄

之上舳

途報

上用功右侍

問水集殘序

悅進公工部

有差乃爰輯公

述集而楊君

也今天下孰

者而重而要

爲因歎

于漕之河之水哉大水之性利與害

行水之道亦惟因利害而順逆之斯善行

水矣然水有疏有濬有蓄洩是故河淺澀而

利導之之謂疏水涸且淤而測而深之之謂

濬或堤或壩以遏其衝殺其勢之謂蓄謂洩

三者雖工用不同同于去水之害以成其利

公實兼而舉之而倏告成于

定何成功之易乎抑予聞公問水時或謂急

則水易通

人海運向非

天

識緩急權重輕節

者

則安能圖可

功若是 故曰大

核其才敏 確

者已是故彼

役則見其謀 之 斷

之公焉叙修 刻 則見

其周卹 期于

國奮發力其 此者

周天下 可以傳矣

十五年秋七月

賜 出身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掌院事

經 日講官同修

國史奉

同水集殘序

問水集殘序

勅管校重書

累朝訓錄前春坊

太子左諭德南郡張壁撰

司馬劉松石公治河之績也

之水部楊啓東甫集之也集之也何好問

曷爲裕焉乎歲甲午河徙于南魚

漑爲鉅浸值早魃諸泉告竭龍

陸人號漕渠阻艱岌岌乎爾

愛元元懼軍國廣需弗給且匱也乃

僚僉謨旣諧乃起公于宅憂

就道始也西循于沛睢于亳宋視

浩浩乎爾弗躬也旣

曹于濮于洸流管管乎爾

也罔弗躬也又其旣也邇迺趨于汶

于泗上乃訊諸父老諏諸多士

皇皇乎爾胡可理也罔弗躬也已乃謀

有獲焉乃馳疏以聞

命公綜轄諸省發卒數萬人以往公

允芟諸河游操舂揭懸圭臬豫經制運矩

創器用董章程均輸役恤勞瘁黜庸惰

樂殘創淤則疏也湮則導也潰則隄也

溢則洩也則鑿也則填也

也埽壘則堅也金則緊也

何諸泉潏沸以播于湖以達于

諸渠激澗以滙于河利

用底績

天子聞而嘉之乃晉公爲孔

乃庸增厥秩爲左司馬統制三

土悲歌我公西歸曷維其已爰懷好音

道南於乎河之爲患振古于茲禹

道性焉

五遷避

未有若所免

資厥利

也乃若漢築宣房祇沉璧馬宋作斗門

餽餉元創會通尙需海運利一害百

爾惟

明受天純佑河祇圖惟

文皇鼎遷朔易轉漕于南乃命司空禮肇厥河

防嗣沙灣

景武功有貞攢厥

嗣是決安

命劉忠宣大夏

迄今百六十

公承

民害行其所無事已爾茲集也于禮神諸章

見格幽之誠焉于經國諸疏見事

上之忠焉于均役諸法見澤下之仁焉于諭吏諸

約見齊衆之禮焉于治水諸式見拯溺之智
焉于諭事諸條見投艱之才焉是故誠基忠
也忠孚仁也仁叙禮也禮達智也智運才也
有茲大者爲政于天下無難矣豈惟水哉

曰好問則裕公之謂也

賜進士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

經筵日講國史日錄兼管

歷朝寶訓實錄同修三典 滄廡道

右兩序闕文甚多係據趙敦甫君影寫明刊本排
印附此每行凡十九字仍照原本他日得字句完

全者再再補刊耳

汪胡楨識

劉天和黃河圖說

國朝黃河凡五入運

洪武二十四年河徙陽武黑洋山由陳穎入穎先是元至正間河北入會通河至是南徙而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疏濬之九月工成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北經開封曹濮至陽穀入運河潰沙灣東埽累塞弗績景泰四年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役夫五萬八千治之十有八月工成

弘治二年河決金龍口東北趨運河命戶部侍郎白昂役夫二十五萬治之三月工成

弘治五年河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崗堤趨張秋入運河治弗效六年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役夫十二萬有奇治之二年工成

正德四年河決曹單由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嘉靖七年廟道口淤命右都御史盛應期治之役夫九萬八千開新河用工四月餘停止九年飛雲橋淤河北出穀亭口十三年冬河南徙濟寧魯橋下至徐沛運河淤上命臣天和役夫十四萬有奇疏浚之始於十四年正月月中旬迄工於

是年四月初旬云。

古今治河要略

夏書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坵。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賈讓治河三策。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境。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今堤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常水衝者。放河北入海。難者將曰。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鑿龍門。闢伊闕。析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

策也。張仲義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

謂伏秋暴水也。

歐陽修曰：禹得洪範書，知水潤下之性，乃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塞，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

宋神宗時，河決恩冀等州。司馬光言：北流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必致決溢。是移恩冀之患於滄德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然後塞之。神宗曰：東北流之患，孰爲重輕？光曰：兩地皆赤子，但北流已殘破，而東流尙全爾。

宋神宗謂輔臣曰：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

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必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今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便不致漫流爾。

呂聞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異也。灤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疎。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浚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汙。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滯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剌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捲牽制繩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楸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嘗橫潰爲患。禹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分。此禹治河之道也。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偶合於禹所治。由是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數百年。至宋。河又南決。惟一淮以爲之委。無而以瀉分之。○○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一使淮以疏其怒勢。禹之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爲十則頓損。又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此。

丘濬曰。曩時河水猶有所滌。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南河之數。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矣。後世治河者。往往與水爭利。其行也強而塞之。止也強而通之。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誠能沿河流相地勢。擇便利就汙下。條爲數河。以分水勢。使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積以歲月。隨見長智。害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又曰。漢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巨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宜今河南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束溢。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避以償所失。雖不能使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可暫蘇息矣。

元史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四閱月始至。是冬還報。翰林學士潘昂霄臨川朱思本各有選述。大率河源東北流。歷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八百餘里。入河東境內。又南流一千五百餘里。至河中潼關。又東流

九百餘里至開封。又東南分流。一由梁靖出。徐州小浮橋口。一由宿州出。宿遷小河口。一由渦河出。懷遠荊山口。通合於淮。○又一千四百餘里。通計萬有餘里云。

治河臆見

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周詢廣視。歷考前開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東溢。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暴漲。驟退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於開封埽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無長江之淵深。三也。濱河郡邑鹽城堤外之地。漸淤高平。自堤下視城中。如非然。旁無湖陂之停滯。四也。孟津而下。地極平衍。無羣山之東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瀾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即幸河道通直。下流無阻。延數十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遇驟漲。雖河亦自不容於不徒矣。此則黃河善決遷徙不常之情狀也。故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甚者喜功生事。妄興大役。以勞民病國。曾不旋踵。而或淤或決。可畏也已。然則河終不可治歟。曰。賈讓未濂之說備矣。而

今則未宜。蓋南經園陵，北妨運道，河之所泐，惟徐邳之間爾。復多阻山，治之恬難，與古大異。其勿與河爭之一言，則萬世治水之定論也。若歐陽修司馬光而下，吾咸取法焉。然則河終不可入運歟？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闢墜，衝廣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邪？前次張秋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永樂迄今，治河則於淤則濬之，決則塞之而已。誰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於北岸築堤捲埽，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過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如邇年魚沛河水自至，則不得已而聊幸目前舟行之便利，後害雖大，不暇計矣。然僅二百餘里爾。上至濟寧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之利也。顧可泥近小而忘遠大邪？苟已去而復引之，則億萬之財力徒捐，而數百里已平之故道難復。當事者所深懼也。况昔人已慮及此邪？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常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爾。蓋勞費正等，而限以斗門，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之爲萬全也。而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通，抑何敢以輕議邪？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入，而後深廣。近夏邑新開東北之流，賴以下濟，聖化潛孚，川靈效順，不假人力，治水之臣，惟當時疏浚，慎防禦，相

黃河圖說

明嘉靖乙未夏四月劉天和刊石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中國水利工程學會重繪



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然則中州之患。何以恤之。議者云。黃河南徙。國家之運。福道之利也。當衝郡邑。作堤障之。不壞城郭已矣。被患兵民。蠲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謹三復斯言云。

嘉靖乙未夏四月。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麻城劉天和書。

此碑現存陝西長安。蔡君亮工以拓本見贈。與問水集多所發明。因附刊於集後。字多漫漶。不克影印。故鈎摹原圖。製成縮本。而以圖說三篇附錄於此。

汪胡楨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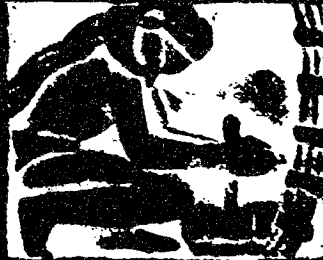
防

溉

灌

水

給



運

航

力

水

洪

防



中國水利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再版

問水集 明·劉天和

每冊實價二元

句讀者 汪 楨

校勘者 徐視農 吳慰祖

發行者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

(南京梅園新村三十號)

代售處 上海生活書店

南京正中書局

南京中央書局

印刷者 東南印刷所

(南京洪武路二十五號)



#44
72-1012

